

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輩所藏君侍親平涼始  
得其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獲  
其三雖所從分異者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  
相屬也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  
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  
觀者不以為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為人儻蕩  
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沒人之操舟無意於濟  
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有道者耶

題顏公書畫讚

顏魯公平生寫碑惟東方朔畫讚為清雄字間節  
比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  
此書雖小大相懸而氣韻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  
為言此也

題魯公帖

觀其書有以得其為人則君子小人必見於書是  
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猶不可而况書乎吾觀顏公  
書未嘗不想見其風采非徒得其為人而已凜乎  
若見其誚盧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與韓非竊斧  
之說無異然人之字畫工拙之外蓋皆有趣亦有  
以見其為人邪正之粗云

題魯公放生池碑

湖州有顏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是也故以此諫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

題魯公書草

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魯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爲奇特信乎自然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於黃金雖公猶未免也

書張少公判狀

張旭爲常熟尉有父老訴事爲判其狀欣然持去不數日復有所訴亦爲判之他日復來張甚怒以爲好訟叩頭曰非敢訟也誠見少公筆勢殊妙欲家藏之爾張驚問其詳則其父蓋天下工書者也張由此盡得筆法之妙古人得筆法有所自張以劍器容有是理雷太簡乃云聞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鬪而草書長此殆謬矣

書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草書必俟醉或以爲奇醒卽天真不全此乃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寄於酒

乎僕亦未免此事

跋懷素帖

懷素書極不佳用筆意趣乃似周越之險劣此近世小人所作也而堯夫不能辨亦可怪矣

跋王荆公書

荆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無法故僕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謨稍得意似楊風子更放似言法華跋胡霈然書匣後

唐文皇好逸少書故其子孫及當時士人爭學二筆法至開元天寶間尤盛而胡霈然最爲工妙以宗盟覆有家藏也

跋咸通湖州刺史牒

唐人以身言書判取士故人人能書此牒近時待詔所不及況州鎮書史乎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書太宗皇帝急就章

軾近至終南太平宮得觀三聖遺迹有太宗書急就章一卷爲妙絕自古英主少有不工書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軾於書亦云

書所作字後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可知其長大必能名世僕以爲不然知書不在於筆牢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爲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獨以其小兒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書也治平甲辰十月二十七日自岐下罷過謁石才翁君強使書此數幅僕豈曉書而君最關中之名書者幸勿出之令人笑也軾書

書王石草書

王正甫石才翁對韓公草書公言二子一似向馬行頭吹笛座客皆不曉公爲解之若非妙手不敢向馬行頭吹也熙寧元年十二月晦書

題蔡君謨帖

慈雅游北方十七年而歸退老於孤山下蓋十八年矣平生所與往還畧無在者偶出蔡公書簡觀之反覆悲歎耆老凋喪舉世所惜慈雅之嘆蓋有以也

跋蔡君謨書海會寺記

君謨寫此時年二十八其後三十二年當熙寧甲寅軾自杭來臨安借觀而君謨之沒已六年矣明

師之齒七十有四耳益聰目益明寺益完壯竹林  
橋上暮山依然有足感嘆者因師之行又念竹林  
橋看暮山乃人間絕勝之處自馳想耳

### 論君謨書

歐陽文忠公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爲至論  
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  
而求其所短大字爲小疎也天資旣高輔以篤學  
其獨步當世宜哉近歲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  
特明之

### 跋君謨飛白

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分科而醫醫之  
衰也占色而畫畫之陋也和緩之醫不別老少曹  
吳之畫不擇人物謂彼長於是則可也曰能是不  
能是則不可世之書篆不兼隸行不及草殆未能  
通其意者也如君謨真行草隸無不如意其遺力  
餘意變爲飛白可愛而不可學非通其意能如是  
乎

### 跋君謨書賦

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爲第一而論者或不然殆未  
易與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豈未有能正

東坡全集卷之六十九  
書而以行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 跋君謨書

僕論書以君謨爲當世第一多以爲不然然僕終守此說也

### 題李十八淨因雜書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意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比舊如何僕荅云可作秦吉了也然僕此書自有公在乾侯之態也子瞻書

### 跋董儲書

董儲郎中密州安丘人能詩有名寶元慶曆間其書尤工而人莫知僕以爲勝西臺也

又

密州董儲亦能書近歲未見其比然人猶以爲不然僕固非善書者而世稱之以是知是非之難齊也

### 跋文與可草書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真行劉貢父謂之鸚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來何如僕對

可謂秦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是日坐人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鸚鵡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十月一日

### 評草書

書初無意於嘉乃嘉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忽忽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忽忽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口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 論書

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爲成書也

### 題醉草

吾醉後能作大草醒後自以爲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爲竒耳

### 題七月二十日帖

江左僧寶索靖七月二十日帖僕亦以是日醉書五紙細觀筆迹與二妙爲三每紙皆記年月是歲熙寧十年也

### 跋楊文公書後

楊文公相去未久而筆迹已難得其爲人貴重如

此豈以斯人之風流不可復見故耶元豐戊午四月十六日題

跋杜祁公書

正獻公晚乃學草書遂爲一代之絕公書政使不工猶當傳世寶之况其清閑妙麗得昔人風氣如此耶

跋陳隱居書

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相示軾聞之蔡君謨先生之書如三公被袞冕立玉墀之上軾亦以爲學先生之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爲人也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爲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跋歐陽文忠公書

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擘如也

跋歐陽家書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述中書知與新婦諸孫等各安守官無事頓解遠想吾此哀苦如常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効偶此多事



東坡全集卷之六十九  
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觀此爲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通理十二郎

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眞僞此歐陽文忠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元豐二年四月十二日蘇軾題

跋東坡歐帖

承示近文只如此作便得也但古詩中時有要一聯對屬尤見工夫并門當因書言去昔選人有陳竒者舉主十六人仁宗見其未嘗歷選調特旨不改官以戒馳騫者初官亦少安之

右陳敏善所藏歐公帖軾聞公之幼子季默編公之牋牘爲一集此數帖尤有益於世者當錄以寄季默也

跋錢君倚書遺教經

人貌有好醜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

小人之心不可亂也錢公雖不學書然觀其書知其爲挺然忠信禮義人也軾在杭州與其子世雄爲僚因得觀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勢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今君倚之書蓋訥云

書章郇公寫遺教經

章文簡公楷法尤妙足以見前人篤實謹厚之餘風也

跋所書清虛堂記

世多藏予書者而予由獨無有以求之者衆而子由亦以余書爲可以必取故每以與人不惜昔人求書法至拊心嘔血而不獲求安心法裸雪沒屨僅乃得之今子由旣輕以余書予人可也又以其微妙之法言不待憤悱而發豈不過哉然王君之爲人蓋可與言此者他人當以余言爲戒

跋所書摩利支經後

姪安節於元豐庚申六月大水中舟行下峽常持此經得脫險難明年十二月至黃州見軾乞寫此本持歸蜀眉陽蘇軾書

評楊氏所藏歐蔡書

自顏柳氏沒筆法衰絕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彫落

唐滅五代文采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公凝式筆迹  
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真可謂書之豪傑不爲  
時世所汨沒者國初李建中號爲能書然格韻卑  
濁猶有唐末以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  
配前人者獨蔡君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  
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  
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小劣又嘗出意  
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爲過歐  
陽文忠公書自是學者所共儀刑庶幾如見其人  
者正使不工猶當傳寶況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  
乎楊君畜二公書過黃州出以相示偶爲評之

雜評

楊凝式書頗類顏行李建中書雖可愛終可鄙雖  
可鄙終不可棄李國士本無所得舍險瘦一字不  
成宋宣獻書清而復寒正類李留臺重而復寒俱  
不能濟所不足蘇子美兄弟俱太俊非有餘乃不  
足也蔡君謨爲近世第一但大字不如小字草不  
如真真不如行也

王文甫達軒評書

唐末五代文章卑陋字畫隨之楊公凝式筆爲雄

東坡全集卷之六十九  
往往與顏柳相上下甚可怪也今世多稱李建中  
宋宣獻此二人書僕所不曉宋寒而李俗始是浪  
得名惟近日蔡君謨天資既高而學亦至當爲本  
朝第一

書贈王文甫

王文甫好典買古書畫諸物今日典端硯及陳歸  
聖篆字余請攀歸聖例每日持一兩紙典文甫言  
甚善川僧清悟在旁知狀

書贈王十六

王十六秀才禹錫好蓄余書相從三年得兩牛腰  
既入太學重不可致乃留文甫許然緘鎖牢甚文  
甫云相與有瓜葛那得爾耶十六及第當以鳳唼  
風字大硯與之請文甫收此爲據十六及第當以  
石綠天猊爲僕作利市也

記潘延之評予書

潘延之謂予由曰尋常於石刻見子瞻書今見真  
迹乃知爲顏魯公不二嘗評魯公書與杜子美詩  
相似一出之後前人皆廢若予書者乃似魯公而  
不廢前人者也

書贈徐大正

此蔡公家賜紙也建安徐大正得之於公之子穀  
來求東坡居士草書居士既醉爲作此數紙  
得之天下奇男子也世未有用之者然丈夫窮達  
固自有時耶

江湖間有鳥鳴於四五月其聲若云麥熟卽快活  
今年二麥如雲此鳥不妄言也

或問東坡草書坡云不會進云學人不會坡云則  
我也不會

### 跋李康年篆心經後

江夏李君康年好古博學而小篆尤精以私忌口  
篆般若心經爲其親追福而求余爲跋尾余聞此  
經雖不離言語文字而欲以文字見欲以言語求  
則不可得篆畫之工蓋亦無施於此況所謂跋尾  
者乎然人之欲薦其親必歸於佛而作佛事當各  
以其所能雖畫地聚沙莫不具足而況篆字之工  
若此者耶獨恐觀者以字法之工便作勝解故書  
其末普告觀者莫作是念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三  
日

### 跋文與可論草書後

余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

因見道上鬪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  
然後至於此耳

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蛟  
蛇糾結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見亦  
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予平  
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噓此語恨不令與可聞之令  
其捧腹絕倒也

### 跋草書後

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  
出也

### 跋先君與孫叔靜帖

并書

承借示新文及累爲咄甚荷勤眷文字已細觀  
甚善甚善必欲求所未一如中正論引舜爲證此  
是時文之病凡論意立而理明不必覓事應副誠  
未之思專此不宣

嘉祐治平間先君編修太常因革禮在京師學者  
多從講問而孫叔靜兄弟皆篤學能文先君亟稱  
之先君旣歿十有八年軾謫居於黃叔靜自京師  
過蘄枉道過軾出先君手書以相示軾請受而藏  
之叔靜不可遂歸之先君平生往還書疏多口占

以授子弟而此獨其真跡信於叔靜兄弟厚善也  
耶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軾記

跋先君書送吳職方引

先伯父及第吳公榜中而軾與其子子上再世爲  
同年契故深矣始先君家居人罕知之者公携其  
文至京師歐陽文忠公始見而知之公與文忠交  
蓋久故文忠謫夷陵時贈公詩有落筆妙天下之  
語軾自黃遷於汝舟過慈湖子上昆仲出此文相  
示乃泣而書之元豐七年四月十四日軾謹記

跋蔡君謨書

僕嘗論君謨書爲本朝第一議者多以爲不然或  
謂君謨書爲弱此殊非知書者若江南李王外託  
勤儉而實無有此真可謂弱者世以李王爲徒則  
宜以君謨爲弱也元豐八年七月四日

記與君謨論書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韻於靜中自是  
一樂事然常患少暇豈於其所樂常不足耶自蘇  
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  
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  
湔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君謨頗諾以謂能取

東坡全集卷之六十九  
三三  
譬今思此語已四十餘年竟如何哉

跋范文正公帖

軾自省事便欲一見范文正公而終不可得覽其遺蹟至於泫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不哀哉元豐八年九月一日

題陳履常書

此書旣以遺荊州李翹叟繼而亡其本後從翹叟借來謄不輒爲役夫盜去賣與龍安寺千部院僧盜事覺追取得之後歸翹叟翹叟屢來索此卷云恐爲人盜去予謂不然乃果見盜夫不疑於物物亦誠焉翹叟一動其心遂果致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哉

題顏長道書

故人楊元素顏長道孫莘老皆工文而拙書或不識而孫莘老尤甚不論他人莘老徐觀之亦自不識也三人相見輒以此爲歎今皆爲陳迹使人哽噎

跋秦少游書

少游近日草書便有東晉風味作詩增竒麗乃知此人不可使閑遂兼百技矣技進而道不進則不



可少游乃技道兩進也

跋黃魯直草書

草書祇要有筆霍去病所謂不至學古兵法者爲過之魯直書去病穿城蹋鞠此正不學古兵法之過也學卽不是不學亦不可子瞻書

跋魯直爲王晉卿小書爾雅

魯直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

跋王晉卿所藏蓮華經

經七卷如筋鹿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今君所藏抑又可珍卷之盈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目力可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刻沐猴嗟嘆之餘聊題其末

書杜介求字

杜幾先以此紙求余書云大小不得過此其意不問工拙但恐字大費紙不能多耳嚴子陵若見當復有賣菜之語無以懲其失言當乾沒此紙也

書贈宗人鎔

宗人鎔貧甚苦吾無以濟之昔年嘗見李駙馬璋

以五百千購王夷甫帖吾書不下夷甫而其人則  
吾之所耻也書此遺生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然  
事在五百年外賈如是不亦鈍乎然吾一坐六十  
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

藏書赫蹠紙

此紙可以鑿錢祭鬼東坡試筆偶書其上後五百  
年當成百金之直物固有遇不遇也

自評字

昨日見歐陽叔弼云子書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覺  
其如此世或以謂似徐書者非也

跋太宗皇帝御書曆子

京朝官中選三十人充知州而賜以御書曆子臣  
得此可以爲榮矣而審官任其事蓋猶有古者選  
部激濁揚清之風也非太宗皇帝知錢若水之深  
若水亦自信不疑則三十人者獨獲此賜其能使  
人心服而無疑乎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龍圖閣  
直學士臣軾書

跋焦千之帖後

歐陽文忠公言焦子皎潔寒泉米者吾友伯強也  
泰民徐君濟南之老先生也錢岳仲蓋嘗師之以

東坡全集卷之六十九  
伯強與泰民往還書疏相示伯強之沒蓋十年矣  
覽之悵然元祐五年二月十五日書

題劉景文所收歐公書

處處見歐陽文忠書厭軒冕思歸而不可得者十  
常八九乃知士大夫進易而退難可以爲後生汲  
汲者之戒元祐五年三月八日偶與楊次公同過  
劉景文景文出此書僕與次公皆文忠客也次公  
又効其抵掌談笑使人感嘆不已

題歐陽帖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然公曩  
跡自當爲世所寶不待筆畫之工也文忠公得謝  
其喜如此以是知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也

跋劉景文歐公帖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出縱手而成初不加  
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  
之奇蹟也

題蘇才翁草書

才翁草書真迹當爲歷世之寶然李白草書歌廼  
唐末五代効禪月而不及者云牋麻絹素排數箱  
村氣可掬也

題所書東海若後

軾久欲書柳子厚所作東海若一篇刻之石置之淨住院無量壽佛堂中元祐六年二月九日與海陵曹輔開封劉季孫永嘉侯臨會堂下遂書以遺僧從本使刻之

題所書歸去來詞後

毛國鎮從子求書且曰當於林下展玩故書陶潛歸去來以遺之然國鎮豈林下人也哉譬如今之紈扇多畫寒林雪竹當世所難得者正使在廟堂之上尤可觀也矣

題張乖崖書後

以寬得愛愛止於一時以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而所及者遠矣張忠定公治蜀用法之嚴似諸葛孔明諸葛孔明與公遺愛皆至今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元祐六年閏六月十三日過陳見公之曾孫祖以軾蜀人德公宜深故出公遺墨求書其後

跋勾信道郎中集朝賢書夾頌金剛經

乙巳至今二十八年書經三十二人逝者幾三之二矣夢幻之喻非虛言也惟一念歸向之善歷劫

東坡全集卷之六十九  
不壞在在處處常爲善友元祐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跋舊與辨才書

軾平生與辨才道眼相照之外緣契冥符者多矣始以五年九月三十日入山相對終日留此數紙明年是日在潁州作書與之有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之語而師寔以是日化去又明年其徒惟楚携此軸來爲一太息五月十一日書

跋陳瑩中題朱表臣歐公帖

敬其人愛其字文忠公之賢天下皆知使嘉祐以前見其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自興元祐元年四月延平陳瓘書

美哉瑩中之言也仲尼之存或削其跡夢奠之後履藏千載文忠公讀石守道文集有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公歿之後二十餘年憎愛一衰議論乃公亦何待後世乎紹聖元年五月書

書王奧所藏太宗御書後

日行于天委照萬物之上光氣所及或流爲慶雲結爲丹砂初豈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于筆墨摘藻尺素之

上弄翰團扇之中散流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爲多子孫世守之遂爲希代之寶文正之孫懿敏之子奧出以示臣軾敬拜手稽首書其後

書張長史書法

世人見古德有見桃花悟者便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喫喫此飯五十年~~年~~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法欲學長史書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書歸去來詞贈契順

余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余分寓

許昌宜興嶺海隔絕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慧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卽到耳當爲子將書問之紹聖三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黧面蠶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其所求荅曰契順惟無所求而後來惠州若有求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都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儻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

東坡全集卷之六十九  
三十九  
欣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好不逮魯公故  
爲書淵明歸去來詞以遺之庶幾契順託此文以  
不朽也

跋所贈曇秀書

曇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曰山中人見公還必  
求土物何以與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  
送與只恐他無着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  
與一紙但向道此是法言華書裏頭有災福

題所書寶月塔銘

并魯直跋

予撰寶月塔銘使澄心堂紙鼠鬚筆李庭珪墨皆  
一代之選也舟師不遠萬里來求予銘予亦不孤  
其意紹聖三年正月十二日東坡老人書

塔銘小字如季海得意時書書字雖工拙在人  
要須年高手硬心意閑澹乃入微耳庭堅書

書天蓬呪

紹聖三年端午惠州道士鄒葆光云今日今月皆  
甲午而午時當庚甲合人之遇此也難請書天蓬  
神呪予嘉其意乃爲齋戒書之

跋山谷草書

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

書如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  
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他日黔安當捧腹軒渠也  
丁丑正月四日

跋希白書

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  
詔所摹爲勝世俗不察爭購閣本誤矣此逸少一  
卷爲尤妙庚辰七月合浦官舍借觀

題自作字

東坡平時作字骨撐肉肉沒骨未嘗作此瘦妙也  
宋景文公自名其書鐵綫若東坡此帖信可謂云

爾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游三州崑回舟  
中書

書舟中作字

將至曲江船上灘欹側撐者百指篙聲石聲犖然  
四顧皆濤瀨士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  
更變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一事孰與且作字  
乎

書沈遼智靜大師影堂銘

鄰舍有春睿寺僧不求其書而獨求予非惟不敬  
東家亦有不敬西家耶



論沈遼米芾書

自君謨死後筆法衰絕沈遼少時本學其家傳師者晚乃諱之自云學子敬病其似傳師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尋常人近日米芾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然亦必有傳於世也

跋所書園通偈

軾遷嶺海七年每遇私忌齋僧供佛多不能如舊今者北歸舟行豫章彭蠡之間遇先妣成國太夫人程氏忌日復以阻風滯留齋薦尤不嚴具敬寫楞嚴經中文殊師利法王所說園通偈一篇少

追往之懷行當過廬山以施山中有道者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八日書

跋歐陽文忠公書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義書論

可去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去君子之欲退其  
難如此可以爲進者之戒

書篆髓後

榮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  
今字說班楊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皆  
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  
其疑者益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爲人鄭君信  
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  
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木性而醫者用  
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

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彫刻  
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  
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  
爲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  
聞無聲則聞爲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爲  
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  
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  
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  
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況欲以一字一之耶  
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東坡全集卷之六十九  
書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竒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宗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竒偉人也書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嶮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

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偏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即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

東坡全集卷之六十九 三四  
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  
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  
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  
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  
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  
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  
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  
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  
子爲我略評之而此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  
又不知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

一 日眉山蘇軾書

書若達所書經後

懷楚比丘示我若達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  
偈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  
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  
忘我若故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畫  
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勻平無有麤細如空中  
雨是誰揮灑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咨爾楚達若能  
一念了是法門於剎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忘失一  
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身城全集卷之六十一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

余聞世間凡富貴人及諸天龍鬼神具大威力者  
脩無上道難造種種福業易所發菩提心旋發旋  
忘如飽滿人厭棄飲食所作福業舉意便成如一  
滴水流入世間卽爲江河是故佛說此等真可畏  
怖一念差失萬劫墮壞一切龍服地行天飛佛在  
依佛佛成依僧皆以是故維鎮陽平山子龍靈變  
莫測常依覺實二大比丘有大檀越孫溫靖公實  
能致龍與相賓友曰雨曰霽惟公所欲公之與此  
二大比丘及此二龍必同事佛皆受佛記故能於

未來世各以願力而作佛事觀公奏疏本欲爲龍  
作廟又恐血食與龍增業故上乞度僧以奉祠宇  
公之愛龍如愛其身祇令作福不令造業若推此  
心以及世間待物如我待我如物予知此人與佛  
無二覺旣圓寂公亦棄世其子元忠爲公親書華  
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有一點一畫見怠惰相人  
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感應而元忠此心盡  
八十卷終始若一予知諸佛悉已見聞若以此經  
置此山中則公與二士若龍在在處處皆當相見  
共度衆生無一不盡而元忠與予亦當與焉



東坡全集

九

三十一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七十

題跋

畫

題鳳翔東院王畫壁

嘉祐癸卯上元夜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殘  
燈耿然畫僧踽踽欲動恍然久之

書摩詰藍田烟雨圖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  
曰藍谿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  
人衣此摩詰之詩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  
遺

跋文與可墨竹

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練良紙輒憤筆揮灑不能自  
已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  
筆研卽逡巡避去人就求索至終歲不可得或問  
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  
所遣之故一發於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  
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爲已也獨不容  
有不發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之彼方以爲病而  
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寧庚戌七月二十一  
日子瞻書通叔篆

李元直長安人其先出於唐讓帝學篆書數十  
年覃思甚苦曉字法得古意用鈔鋒筆縱手疾  
書初不省度見余所藏與可墨竹求題其後因  
戲書此數百言通叔其字云

書李將軍三驥馬圖

唐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嘉陵山川帝乘赤  
驃起三驥與諸王及嬪御十數騎出飛仙嶺下初  
見平陸馬皆若驚而帝馬見小橋作裴徊不進狀  
不知三驥謂何後見岑嘉州詩有衛節度赤驃歌  
云赤髯胡雛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驥高乃知唐御



馬多剪治而三駿其飾也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sub>不</sub>諷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

東坡全集卷之七十一  
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況自畫其所見者乎

書朱象先畫後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闢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耻或者以是爲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常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

者有以知魏德之不及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爲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藩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得攫攘其傍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題趙岷屏風與可竹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還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四  
鄉而詩與竹皆西矣一日不見使人思之其面目  
嚴冷可使靜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其詩可  
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見  
竹而歎也

跋蒲傳正燕公山水

畫以人物爲神花竹禽魚爲妙宮室器用爲巧山  
水爲勝而山水以清雄奇富變態無窮爲難燕公  
之筆渾然天成粲然日新已離畫工之度數而得  
詩人之清麗也熙寧六年六月一日

跋文勛扇畫

舊聞吳道子畫西方變相觀者如堵道子作佛圖  
光風落電轉一揮而成嘗疑其不然今觀安國作  
方界畧不杼思乃知傳者之不謬

跋吳道子地獄變相

道子畫聖也出新意於法度之內寄妙理於豪放  
之外蓋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者耶觀地獄變  
相相見其造業之因而見其受罪之狀悲哉悲哉  
能於此間一念清淨豈無脫理但恐如路傍草野  
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耳元豐六年七月十日齊  
安臨臯亭借觀

跋與可紉竹

紉竹生於陵陽守居之北崖蓋岐竹也其一未脫  
籜爲蝎所傷其一困於嵌嵒是以爲此狀也吾亡  
友文與可爲陵陽守見而異之以墨圖其形余得  
其摹本以遺玉冊宮祔永使刻之石以爲好事者  
動心駭目詭特之觀且以想見亡友之風節其屈  
而不撓者蓋如此云

書黃筌畫雀

黃筌畫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  
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觀物不審者  
雖畫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務學而好  
問也

書戴嵩畫牛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載嵩牛一  
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  
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鬪牛也牛鬪力在角  
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然  
之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跋趙雲子畫

趙雲子畫筆畧到而意已具工者不能然託於樵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陋以戲侮來者此柳下惠之不恭東方朔之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雲子蓋度世者蜀人謂狂雲猶曰風雲耳

### 跋艾宣畫

金陵艾宣畫翎毛花竹爲近歲之冠旣老筆迹尤奇雖不復精勻而氣格不凡今尚在然眼昏不能復運筆矣嘗見此物各爲賦一首云

### 書畫壁易石

靈壁出石然多一面劉氏園中砌臺下有一株獨巉然反覆可觀作麋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得之乃畫臨華閣壁作醜石風竹主人喜乃以遺予居士載歸陽羨元豐八年四月六日

### 書陳懷立傳神

傳神之難在於目顧虎頭云傳神寫照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見頰影使人就壁畫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蓋可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其舉止今乃使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歛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

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  
思蓋在須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  
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能舉體皆似耶亦得其意思所  
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謂顧陸吾嘗見  
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  
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仰  
首上視眉揚而額感者遂大似南都人陳懷立傳  
吾神衆以爲得其全者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  
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所聞者助發之

跋畫苑

君厚畫苑處不充篋笥出不汗牛馬明窗淨几有  
坐臥之安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而人物禽魚之  
態山川草木之竒姿粲然陳前亦好事者之一  
道也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平叔借觀子瞻書

跋宋漢傑畫

僕曩與宋復古游見其畫瀟湘晚景爲作三詩其  
畧云逕遙趨後崦水會赴前溪復古云子亦善畫  
也耶今其猶子漢傑亦復有此學假之數年當不  
減復古元祐三年四月五日書

又跋漢傑畫山

唐人王摩詰李思訓之流畫山川峯麓自成變態  
雖蕭然有出塵之姿然頗以雲物間之作浮雲杳  
靄與孤鴻落照滅沒於江天之外舉世宗之而唐  
人之典刑盡矣近歲惟范寬稍存古法然微有俗  
氣漢傑此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若爲之不已當  
作着色山也

又

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  
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  
尺許便卷漢傑真士人畫也

### 跋李伯時卜居圖

定國求余爲寫杜子美寄贊二人詩且令李伯時  
圖其事蓋有歸田意也余本三家少有志丘壑雖  
爲搢紳奉養猶農夫然欲歸者蓋十年勤請不已  
僅乃得郡士大夫逢時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歸  
田古今難事也定國識之吾若歸田不亂鳥獸當  
如陶淵明定國若歸豪氣不除當如謝靈運也

### 跋李伯時孝經圖

觀此圖者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筆迹之妙不  
減顧陸至第十八章人子之所不忍者獨寄其髣

鬚非有道君子不能爲殆非顧陸之所及

### 跋盧鴻學士草堂圖

此唐盧丞相段文昌本今在內侍都知劉君元方家元祐三年七月予館伴北使於都亭驛劉以示予爲賦此篇迨過遠來省書令同作

### 跋南唐剔耳圖

王晉卿嘗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荅之云君是將種斷頭穴曾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頌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

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校君不割且喜兩家摠平善今見定國所藏挑耳圖云得之晉卿聊識此

### 跋摘瓜圖

元稹望雲騅歌云明皇當時無此馬不免騎驢來幸蜀信如稹言豈有此權竒蹠蹶與嬪御摘瓜山谷間如思訓之圖乎然祿山之亂崔圓在蜀儲設甚備騎驢當時虛語耳

### 書唐名臣像

李衛公言唐儉輩不足惜觀其容貌殆非所謂名下無虛士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書許道寧畫

秦人有屈鼎筆者許道寧之師善分布澗谷間見  
屈曲之狀然有筆而無思致林木皆掩靄而已道  
寧氣格似過之學不及也

書黃魯直畫跋後三首

遠近景圖

此圖燕貴之來昆仍雲也窮山野水亦是林下人  
窠窟然烈風偃草木客子當藏舟入浦激中強人  
力牽挽欲何之耶雙井永思堂書

舟未行而風作固不當行若中途遇風不盡力牽  
挽以投浦岸當何之耶魯直怪舟師不善畫畫  
色可也非畫師之罪紹聖二年正月十一日惠州  
思無邪齋書

北齊校書圖

往在都下駙馬都尉王晉卿時時送書畫來作題  
品輒貶剥令一錢不直晉卿以爲言庭堅曰書畫  
以韻爲主足下囊中物非不以千錢購取所病者  
韻耳收書畫者觀予此語三十年後當少識書畫  
矣元祐九年四月戊辰永思堂書

畫有六法賦彩拂澹其一也工尤難之此畫本出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國手止用墨筆蓋唐人所謂粉本而近歲畫師乃  
為賦彩使此六君子者皆涓然作何郎傅粉面故  
不為魯直所取然其實善本也紹聖二年正月十  
二日思無邪齋書

### 右軍斫臚圖

徐彥和送此本來云是王右軍斫臚圖予觀此榻  
上偃蹇者定不解書蘭亭序也右軍在會稽時桓  
溫求側理紙庫中有五十萬盡付之計此風神必  
有崑壑之姿耳永思堂書

謝安石人物為江左第一然其為政殊未可  
意作書譏誚殆欲痛哭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  
以紙五十萬與桓溫何足道此乃史官之陋而魯  
直亦云爾何哉書生見五十萬紙足了一世舉以  
與人真異事耳本傳又云蘭亭之會或以比金谷  
而以逸少比季倫逸少聞之甚喜金谷之會皆望  
塵之友也季倫之於逸少如鴟鵂之於鴻鵠尚不  
堪作奴而以自比決是晉宋間妄語史官許敬宗  
真人奴也見季倫金多以為賢於逸少今魯直又  
怪畫師不能得逸少高韻豈不難哉余在惠州徐  
彥和寄此畫求余跋尾書此以發千里一笑紹聖

二年正月十二日東坡居士書

跋醉道士圖

并章子厚跋

僕素不喜酒觀正父醉士圖以甚畏執盃持耳翁也子瞻書

僕觀醉道士圖展卷末諸君題名至子瞻所題發噓絕倒子厚書

再跋

熙寧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過長安會正父於母清臣家再觀醉士圖見子厚所題知其爲予噓也持耳翁余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

他日再見當復一噓時與清臣堯夫子由同觀子瞻書

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太苛矣子瞻性好山水尚不肯渡仙遊潭況於此而知味乎宜其畏也正父赴豐國時子厚令武進復題此以繼子瞻之後已酉端午後一日

書墨

以下俱紙墨

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黑者其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雪黑自是人不會事也

### 試墨

世人言竹紙可試墨誤矣當於不宜紙上竹紙蓋宜墨若池歛精白玉板乃真可試墨若於此紙上黑無所不黑矣褪墨石硯上研精白玉板上書凡墨皆敗矣

### 書徂徠煤墨

徂徠珠子煤自然有龍麝氣以水調勻以刀圭服能已鬲氣除痰飲專用此一味阿膠和之擣數萬杵卽爲妙墨不俟餘法也陳公弼在汶上作此墨謂之黑龍髓後人盜用其名非也

### 記李公擇惠墨

李公擇惠此墨半丸其印文云張力剛豈墨匠姓名耶云得之高麗使者其墨鮮光而淨豈減李廷珪父子乎試復觀之勸君不好書而自論墨拳拳如此乃知此病吾輩同之可以一笑

### 記李方叔惠墨

李方叔遺墨二十八丸皆麝香氣襲人云是元存道曾倅陰平得麝數十臍皆盡之於墨雖近歲貴人造墨亦未有用爾許麝也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書清悟墨

川僧清悟遇異人傳墨法新有名江淮間人未甚貴之予與王文甫各得十丸用海東羅文麥光紙作此大字數紙堅韌異常可傳五六百年意使清悟託此以不朽也

書張遇潘谷墨

寄王禹錫

麝香張遇墨兩丸或自內廷得之以見遺藏之久矣今以奉寄制作精至非常墨所能髣髴請珍之請珍之又大小八九此潘谷與一貴人造者谷既死不可復得宜寶秘也

書龐安時見遺廷珪墨

吾蓄墨多矣其間數丸云是廷珪造雖形色異衆然歲久墨之亂真者多皆疑而未決也有人蓄此墨再世矣不幸遇重病醫者龐安時愈之不敢取一錢獨求此墨已而傳遺余求書數幅而已安時斲水人術學造妙而有賢行大類蜀人單驤善療竒疾字安常知古今刪錄張仲景已後傷寒論極精審其療傷寒蓋萬全者也

書呂行甫墨顛

呂希彥行甫相門子行義有過人者不幸短命死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一五  
矣平生藏墨士大夫戲之爲墨顛功甫亦與之善  
出其所遺墨作此數字

書李公擇墨蔽

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  
許來云懸墨滿室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  
云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可凄然云

書李憲臣藏墨

余爲鳧繹顏先生作集引其子復長道以李廷珪  
墨見遺形製絕類此墨以金塗龍及銘云李憲臣  
藏也此墨最久而黑如此殆是真耶

書石昌言愛墨

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  
墨當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以爲  
好事者之戒

書沈存中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  
數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  
亦石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鄜延以  
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曹公所藏豈  
此物也耶

書所造油烟墨

凡烟皆黑何獨油烟爲墨則白蓋松烟取遠油烟取近故爲烟所灼而白耳予近取油烟纔積便掃以爲墨皆黑殆過於松煤但調不得法不爲佳墨然則非烟之罪也

書別造高麗墨

余得高麗墨碎之雜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劑之爲握子殊可用故知天下無棄物也在處之如何爾和墨惟膠當乃佳膠當而不失清和乃爲難清悟墨膠水寒之可切作水精膾也

書馮當世墨

馮當世在西府使潘谷作墨銘云樞庭東閣此墨是也阮孚云一生當着幾緡屐僕云不知當用幾丸墨人常惜墨不磨終當爲墨所磨

書懷民所遺墨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精乃爲佳也懷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清烟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旣黑而光殆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

書求墨

阮生云未知一生當着幾緡屐吾有佳墨七十九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

書雪堂義墨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二十六丸凡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深淺若果佳當擣合爲一品亦當爲佳墨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樽今又當爲雪堂義墨耶

書北虜墨

雲庵有墨銘云陽崑鎮造云是北虜墨陸子履  
使得之者

書廷珪墨

昨日有人出墨數寸僕望見知其爲廷珪也凡物莫不然不知者如烏之雌雄其知之者如烏鵲也  
記奪魯直墨

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常携古錦囊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魯直甚惜之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鷺遂奪之此墨是也元祐四年三月四日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書茶墨相反

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爲貴墨以古爲佳又相反矣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發來者之一笑也

記溫公論茶墨

司馬溫公嘗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竒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與哲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爲是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醇老全翁元之敦夫子瞻同游南屏寺寺僧謙出竒茗如玉雪適會三衢蔡熙之子瑄出所造墨黑如漆墨欲其黑茶欲其白物轉顛倒未知孰是大衆一笑而去

書柳氏試墨

昨日有人點第一綱龍團香味十倍常茶如使諸葛鼠須筆金闌子入手不似有鋒刃惟有此物似之元祐八年三月十八日過柳仲遠試墨書此此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墨云文公檜臆不知其所謂也

書李承晏墨

近時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盡其技然皆不逮張李古劑獨二谷亂真蓋亦竊取其形製而已吳子野出此墨云是孫準所遺李承晏真物也當以色考之仍以數品比較乃定真偽耳紹聖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書

書潘谷墨

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墨旣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跌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言如此

試東野暉墨

世言蜀中冷金牋最宜爲墨非也惟此紙難爲墨嘗以此紙試墨惟李廷珪乃黑此墨交人東野暉所製每枚必十千信亦非凡墨之比也

書裴言墨

潘谷郭玉裴言皆墨工其精粗次第如此此裴言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墨也比常墨差勝云是與曹王製者當由物料精好故耶

書王君佐所蓄墨

君佐所蓄新羅墨甚黑而不光當以潘谷墨和之乃爲佳絕今時士大夫多貴蘇浩然墨浩然本用高麗煤雜遠烟作之高麗墨若獨使如研土炭耳

書潘衡墨

金華潘衡初來僖耳起竈作墨得烟甚豐而墨不甚精予教其作遠突寬竈得烟幾減半而墨乃爾其印文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皆精者也常當防墨工盜用印使得墨者疑耳此墨出灰池中未三日而色已如此日久膠定當不減李廷珪張遇也元符二年四月十七日

書海南墨

此墨吾在海南親作其墨與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擇也

記海南作墨

已卯臘月二十三日墨竈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仍以遺人所不知者何人也餘松明一車仍

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

書孫叔靜常和墨

孫叔靜用劔脊墨極精妙其文曰太室常和常和蓋少室間道人也賣墨收其贏以起三清殿墨甚堅而黑近歲善墨唯朱覲及此耳覲九華人

記王晉卿墨

王晉卿遺墨用黃金丹砂墨成價與金等三衢蔡瑄自煙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殆不減晉卿胡人謂犀里暗象白暗可以名墨亦可以名茶

書鄭君乘絹紙

僕謫居黃州鄭元與君乘亦官于黃一日以此紙一軸求僕書云有故人孟陽酷好君書屬予多爲求之仍出孟君書數紙其人亦善用筆落筆灑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勤甚殆不可不許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江亭醉甚乃作此數紙時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乃絹也然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

書六合麻紙

成都浣花溪水清滑勝常以漚麻楮作牋紙潔白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三十一  
可愛數十里外便不堪造信水之力也揚州有蜀  
岡岡上有大明寺井知味者以謂與蜀水相似西  
至六合岡盡而水發合爲大溪溪左右居人亦造  
紙與蜀產不甚相遠自十年以來所產益多工亦  
益精更數十年當與蜀紙相亂也

### 書布頭牋

川牋取布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作之故名布頭牋  
此紙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佳

### 書海苔紙

昔人以海苔爲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爲紙亦  
所無有也付子過

予自謂此字不惡然後世觀之必疑其爲模本  
也

### 書石晉筆仙

以下俱  
筆硯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筆十管  
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面街鑿壁實以竹筒如引  
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力取之莫  
得也筆盡則取錢携一壺買酒吟嘯自若率嘗如  
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見之  
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

書諸葛筆

宣州諸葛氏筆擅天下久矣縱其間不甚佳者終有家法如北苑茶內庫酒教坊樂雖弊精疲神欲強學之而草野氣終不可脫

書錢塘程弈筆

近年筆工不經師匠妄出新意擇毫雖精形製詭異不與人手謀獨錢塘程弈所製有三十年先輩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筆亦是一快吾不久行當致數百枝而去北方無此筆也

記南兔毫

余在北方食麀兔極美及來兩浙江淮此物稀少宜其益瓌每得食率少味及微腥有魚蝦氣聚其皮數十以易筆於都下皆云此南兔不經霜雪毫漫不可用乃知此物本不產陂澤間也

記都下熟毫

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毫太熟使然也粥筆者既利於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惟諸葛氏獨守舊法此又可喜也

記古人繫筆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繫筆當用生毫筆成飯甑中蒸之熟一斗飯乃取出懸水甕上數月乃可用此古法也

記歐公論把筆

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誠懸之語良是

書諸葛散卓筆

散卓筆惟諸葛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反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得其麈俗而

書杜君懿藏諸葛筆

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爲宣州通判善待諸葛氏如遇士人以故爲盡力常得其善筆余應舉時君懿以二筆遺余終試筆不敗其後二十五年余來黃州君懿死久矣而見其子沂猶蓄其父在宣州所得筆也良健可用君懿膠筆法每一百枝用水銀粉一錢上皆以沸湯調研如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書唐林夫惠諸葛筆

唐林夫以諸葛筆兩束寄僕每束十色竒妙之極  
非林夫善書莫能得此筆林夫又求僕行草故爲  
作此數紙元豐六年十月十五日醉中題

書黃魯直惠郎竒筆

僕應舉時常用郎竒筆近歲不復有不知竒之存  
亡今日忽於魯直處得之魯直云竒中風十許年  
近忽無恙此筆不當供荅義人當與作賦人用也

書魯直所藏徐偃筆

魯直出衆工筆使僕歷試之筆鋒如着鹽曲蟾詰  
曲紙上魯直云此徐偃筆也有筋無骨真可謂名  
不虛得

書吳說筆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工人不能用若便於工書者  
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履豨豈獨筆哉  
君謨所謂藝益工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吳政已亡  
其子說頗得家法

試吳說筆

前史謂徐浩書鋒藏畫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書  
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工虛鋒漲墨則人人  
皆作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數字頗適人意



書嶺南筆

紹聖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過水西見賣筆者形製粗似筆以二十錢易兩枝墨水相浮紛然欲散信嶺南無筆也

書孫叔靜諸葛筆

久在海外舊所賚筆皆腐敗至用鷄毛筆拒手瘳劣如魏元也謂騎窮相驢脚搖鞞者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歎此筆乃爾蘊藉耶

書贈孫叔靜

今日於叔靜家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衙香用諸葛

筆皆北歸喜事

書王定國贈吳說帖

定國帖附

定國吳研李文靖奉使江南得之輩獲於其孫蓋作風字樣收水處微損以漆固之予瞻作清虛居士真贊取以爲潤筆子瞻今去國萬里然與研俱乎紹聖乙亥春至廣陵吳說以筆工得子瞻書吳研銘覽之悵然平生交游十年升沉惟子瞻爲耐久何日復相從以研墨紙筆爲適也王鞏定國書

此吳汪少微研也

去國八年歸見中原士大夫皆用散毫作無骨字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買筆於市皆散軟一律惟廣陵吳說獨守舊法王  
定國謂往還中無耐久者矣說筆工而獨耐久吾  
甚嘉之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二十日東坡居士書

### 書鳳唼硯

建州北苑鳳凰山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  
聲如銅鐵作硯至美如有膚筠然此殆玉德也疑  
其太滑然至益墨熙寧五年國子博士王頤始知  
以爲硯而求名於余余名之曰鳳唼且又戲銘其  
底云坐令龍尾羞牛後歛人甚病此言余嘗使人  
求硯於歛歛人云何不只使鳳唼石卒不得善日

乃知名者物之累爭媚之所從出也或曰石不知  
惡爭媚也余曰旣不知惡爭媚則亦不知好美名  
矣

### 書硯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  
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草  
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  
可一大笑也

### 書硯

贈段與

硯之美止於滑而發墨其他皆餘事也然此兩者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常相害滑者輒褪墨余作孔毅夫硯銘云澀不留  
筆滑不拒墨毅夫甚以爲名言

### 書呂道人硯

澤州呂道人沉湎硯多作投壺樣其首有呂字非  
刻非畫堅緻可以試金道人已死硯漸難得元豐  
五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黃氏家見一枚黃氏初  
不知貴乃取而有之

### 書名僧令休硯

黃岡主簿段君璵嘗於京師傭書人處得一風字  
硯下有刻云祥符己酉得之於信州鉛山觀音院

故名僧林休之手琢也明年夏於鵞湖山刻記  
易希白題其側又刻荒靈二字硯蓋歛石之美已  
酉至今七十四年令休不知爲何僧也禪月貫休  
信州人令休豈其兄弟歟嘗以問鉛山人而荒靈  
二字莫曉其意段君以硯遺余故書此數紙以報  
之元豐六年冬至日書

富陽令馮君嘗爲黃岡故獲此書於段元祐五  
年四月十八日復見之時爲錢塘守

### 書許敬宗硯

都官郎中杜叔元君懿有古風字硯工與石皆出

妙美相傳是許敬宗研初不甚信其後杭人有網  
得一銅匣於淞江中者有鑄成許敬宗字與硯適  
相宜有容兩足處無毫髮差乃知真敬宗物也君  
懿嘗語余吾家無一物死當以此硯作潤筆求君  
誌吾墓也君懿死其子沂歸硯請誌而余不作墓  
誌久矣辭之沂乃以硯求之於余友人孫莘老莘  
老笑曰敬宗在正堪所以飼狗耳何以其硯爲余  
哀此研之不幸一爲敬宗所辱四百餘年矣而垢  
穢不磨方敬宗爲姦時硯豈知之也哉以爲非其  
非故乞之於孫莘老爲一洗之匣今在唐氏唐氏

甚惜之求之不可得硯之美既不在匣而上有敬  
宗姓名蓋不必蓄也

又兩本小異並出之

杜叔元字君懿爲人文雅學李建中書作詩亦有  
可觀蓄一硯云家世相傳是許敬宗硯始亦不甚  
信之其後官於杭州漁人於浙江中網得一銅匣  
其中有鑄成許敬宗字硯有兩足正方而匣亦有  
容足處不差毫毛始知真敬宗物君懿與吾先君  
善先君欲求其研而不可君懿既死其子沂以硯  
遺余求作墓銘余平生不作此文乃歸其硯不爲

作沂乃以遺孫覺幸老而得志文余適高郵幸老  
出硯示余曰敬宗在正好棒殺何以其硯爲余以  
謂憎而知其善雖其人且不可廢况其硯乃高幸  
老求而得硯端溪紫石也而骨潤如玉殺墨如風  
其磨墨處微窪真四百年物也臣今在唐謹處  
終當合之

### 書汪少微硯

予家有歛硯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  
微銘云松操凝烟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絕  
所頌者三物爾蓋所謂硯與少微爲五耶

### 書唐林夫惠硯

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信與余端硯一  
枚張過墨半螺硯極佳但小而凸磨墨不甚便作  
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乃便墨耳一硯猶須作  
數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爲明日計可不謂大惑耶

### 書鳳唼硯

僕好用鳳唼石硯然論者多異同蓋自少得真者  
爲黥黥灘石所亂耳

### 書瓦硯

以瓦爲硯如以鐵爲鏡而已必求其用豈如銅與

石哉而世常貴之豈所謂苟異者耶

評淄端硯

淄石號韞玉硯發墨而損筆端石非下品者宜筆而褪墨二者當安所去取用褪墨硯如騎鈍馬數步一鞭數字一磨不如騎驟用瓦硯也

書青州石末硯

柳公權論硯甚貴青州石末云墨易冷世莫曉其語此硯青州甚易得凡物耳無足珍者蓋出陶竈中無澤潤理唐人以此作羯鼓腔與定州花瓷作到豈硯材乎硯當用石如鏡用銅此真材本性也以瓦爲硯如以鐵爲鏡人之待瓦鐵也微而責之也輕粗能爲墨照影便稱竒物其實豈可與真材本性者同日而論哉

書月石硯屏

李獻父遺余天台玉板紙殆過澄心堂頃所未見月石屏捫之月微凸乃僞也真者必平然多不圓圓而平桂滿而不出此至難得可寶

書曇秀龍尾硯

曇秀畜龍尾石硯僕所謂澀不留筆滑不拒墨者也製以拱壁而以缺月爲池云是蔣希魯舊物予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三三  
頃在廣陵嘗從曇秀識此硯今復見之嶺海間依然如故人也

### 書室道士鏡硯

陸道士蓄一鏡一研皆可寶研圓首斧形色正青背有却月金文甚能克墨而宜筆蓋唐以前物也鏡則古矣其背文不可識家有鏡正類是其銘曰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備之以銘文考之則此鏡乃漢物也耶吾嘗以示蘇子容子容以博學名世曰此鏡以前皆作此蓋禹鼎象物之遺法也白陽今無此地名楚有白公取南陽白水爲邑白陽豈白水乎漢人而如通用皆子容云鏡心微凸鏡面小而直學道者謂是聚神鏡也丙子十二月初一日書

### 書雲庵紅絲硯

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爲甲或云惟堪作斝盆蓋亦不見佳者今觀雲庵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七十一

題跋

琴瑟雜器

雜書琴事

贈陳季常

家藏雷琴

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開材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日合不曉其八日合爲何等語也其嶽不容指而絃不收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隘裴回不去乃有餘韻此最不傳

之妙

歐陽公論琴詩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退之聽穎師琴詩也歐陽文忠公嘗問僕琴詩何者最佳余以此荅之公言此詩固竒麗然自是聽琵琶詩余退而作聽杭僧惟賢琴詩云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剥啄誰扣門山僧未閑君勿嗔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詩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爲恨

張子野戲琴妓

尚書郎張先子野杭州人善戲謔有風味見杭妓有彈琴者忽撫掌曰異哉此箏不見許時乃爾黑瘦耶

琴非雅聲

世以琴爲雅聲過矣琴正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鄭衛者乃皆胡部非復中華之聲自天寶中坐立部與胡部合自爾莫能辨者或云今琵琶中有獨彈往往有中華鄭衛之聲然亦莫能辨也

琴貴桐孫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凡木本實而未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中虛空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實故絲中有木聲

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何人所在內兄潘岳每命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戴安不爲王門伶人余以謂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達

琴鶴之禍

衛懿公好鶴以亡其國房次律好琴得罪至死乃知燒煮之士亦自有理

天陰絃慢

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絃慢故或對曰絃也不慢

桑葉揩絃

琴絃舊則聲闇以桑葉揩之輒復如新但無如其青何耳

文與可琴銘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文與可家有古琴予爲之銘曰攫之幽然如水赴  
谷醪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  
似君置之惝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與可好作楚  
詞故有長言似君之句醪釋同鄒忌論琴云攫之  
深醪之愉此言爲指法之妙爾

元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陳季常處士自岐亭  
來訪予攜精筆佳紙妙墨求予書會客有善琴  
者求予所蓄寶琴彈之故所書皆琴事

雜書琴曲

贈陳季常

子夜歌

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音孝武帝大元中  
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  
鳳將雛  
鳳將雛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是鳳將雛則其  
來久矣

前溪歌

前漢歌者車騎將軍沈充

阿子歌

阿子及歡聞歌者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  
聞否後人衍其聲爲此曲

團扇歌

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筆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執白團扇故作此聲

懊懺歌

懊懺歌者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

長史變

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獻臨敗所作

凡此諸曲皆徒歌既而被之管絃者有因金石絲竹造歌以被之如魏世三調歌之類是也

杯杓舞

杯杓舞手接杯杓反覆之漢世惟有杓舞而晉加之以杯

公莫舞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及高祖且語莊云公莫舞

公莫渡河

琴操有公莫渡河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

白紵歌

白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一  
三  
緒節節爲叢吳音謂緒紵琴白紵卽白緒也

瑤池燕

琴曲有瑤池燕其詞旣不甚佳而聲亦怨咽或改其詞作閨怨云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偷啼自搵殘粧粉抱瑤琴尋出新韻玉纖趁南風未解幽愠低雲鬢眉峯斂暈嬌和恨此曲竒妙季常勿妄以與人

書士琴

贈吳士琴

武昌主簿吳亮君采携其故人士琴之說與高齋先生之銘空同子之文太平之頌以示余余不識

沈君而讀其書反覆其義趣如見其人如聞士琴之聲余昔從高齋先生游嘗見其寶一琴無銘無識不知其何代物也請以告二子使從先生求觀之此士琴者待其琴而後和元豐六年閏六月二十四日書

書醉翁操後

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本覺法真禪師沈君之子也故書以寄之願師宴坐靜室自以爲琴而以學者爲琴

工有能不謀而同三令無際者願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書文忠贈李師琴詩

與次公聽賢師琴賢求詩倉卒無以應之次公曰古人賦詩皆歌所學何必已云次公因誦歐陽公贈李師琴詩囑余書之以贈焉元祐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書林道人論琴碁

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游小靈隱聽林道人論琴碁極通妙理余雖不通此二技然以理度之知其言之信也杜子美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之知者此其所以爲獨苦歟

書仲殊琴夢

元祐六年三月十八日五鼓船泊吳江夢長老仲殊彈一琴十三絃頗壞損而有異聲余問云琴何爲十三絃殊不荅但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夢中了然諭其意覺而識之今晚到蘇州殊或見過卽以示之寫至此筆未絕而殊老叩舷來見驚嘆不已遂以贈之時去州五里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書王進叔所蓄琴

知琴者以謂前一指後一紙爲妙以蛇蚶紋爲古進叔所蓄琴前幾不容指而後劣容紙然終無雜聲可謂妙矣蛇蚶紋已漸出後日當益增但吾輩及見其斑斑焉則亦可謂難老者也元符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與孫叔靜皆云

書黃州古編鐘

黃州西北百餘里有歐陽院院僧畜一古編鐘云得之耕者發其地獲四鐘斲破其二一爲鑄銅者一以去獨一在此耳其聲空籠然頗有古意雖不見韶濩之音猶可想見其髣髴也

書古銅鼎

舊說明皇羯鼓椀以油注中不漏或疑其誕吾嘗蓄古銅鼎蓋之煮湯而氣不出乃知舊說不妄

書金罇形製

周禮有金罇國語有罇于丁寧蕭齊始興王鑑嘗得之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筍銅色黑如漆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罇于清響如雷良久乃已記者既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



拙於遣詞使古器形製不可復得其髣髴甚可恨也

### 書李崑老碁

南嶽李崑老好睡衆人飽食下碁崑老輒就枕數局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李崑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爭先着時似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夢中作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柰客思家殆是謂

### 書賈祐論真玉

步軍指揮使賈逵之子祐爲將官徐州爲予言今世真玉至少雖金鐵不可近須沙展而後成者世以爲真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真玉須定州磁芒所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苑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

### 論漆

漆畏蠬予嘗使工作漆器工以蒸餅潔手而食之宛轉如中毒狀亟以蠬食之乃甦墨入漆寂善然以少蠬黃敗之乃可不爾卽堅頑不可用也

### 題雲安下崑

以下俱游行

東坡全集卷之七十一  
子瞻子由與侃師至此僧院以路惡見止不知僕之所歷有百倍於此者矣丁未正月二十日書

書游靈化洞

予始與曾元恕入靈化洞迫于日暮而元恕又畏其險故不果盡而還及此與呂穆仲游穆仲勇發過我遂相與至昔人之所未至而驚世詭異之觀有不可勝談者余欲疏其一二以告來者又恐爲造物者所愠後有勇往如吾二人至吾之所至者自知之

公擇天柱分桃

李公擇與客游天柱寺還過司命祠下道傍見一桃爛熟可愛當往來之衝而不爲人之所得疑其爲真靈之瑞分食之則不足衆以與公擇公擇不可時蘇徐二客皆有老母七十餘公擇使二客分之歸遺其母人人滿意過於食桃此事不可不識也

書遊垂虹亭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吾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

東坡全集卷之七十一  
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  
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歡甚有醉倒者此樂  
未嘗忘也今七年爾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  
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  
盡無復子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也元豐四年十  
月二十日黃州臨臯書

### 記樊山

自余所居臨臯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爲樊口  
或曰燔山歲旱燔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  
知孰是其上爲廬洲孫仲謀沅江遇大風施師請

所之仲謀欲往廬洲其僕谷利以刀擬施師使泊  
樊口遂自樊口鑿山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  
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  
上有曲山山頂卽位壇九曲亭皆孫氏遺跡西山  
寺泉水白而其名菩薩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  
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旣病登舟而死於樊  
口尋繹故迹使人悽然仲謀獵於樊口得一豹見  
老母何不逮其尾忽然不見今山中有聖母廟予  
十五年前過之見彼板彷彿有得一豹三字今亡  
矣

記赤壁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卽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旣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

記漢講堂

漢時講堂今猶在畫固儼然卅一之古無復前此書劉夢得詩記羅浮半夜見日事

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冲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唐永樂道士侯道華以食鄧天師棗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得之余在岐下亦得食一枚云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仇乎虛不能荅冲虛觀後有米真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唐有夢銘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遣書牌  
題云五雲間吏蔡少霞書

記羅浮異境

有官吏自羅浮都虛觀游長壽中路覩見道室數十間有道士據檻坐見吏不起吏大怒使人詰之至則人室皆亡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脩行人有不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正使一凡道士見已不起何足怒吏無狀如此得見此者必前緣也

記與安節飲

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不遠千里來省飲酒樂甚使作黃鐘梁州仍令小童快舞一曲醉後書此以識一時之事

記游定惠院

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脉呈露如老人項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纍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爲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旣飲

東坡全集卷之七十一  
往憇於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處修潔如吳越間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臥小板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月錚錚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鬻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滌瓜李遂負緣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餽油煎餌其名爲甚酥味極美客尚欲飲而予忽興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圃乞其藜橘移種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期請予記之爲異日拊掌時參寥子不復以棗湯代之

### 題連公壁

俗語云強將下無弱兵真可信吾觀安國連公之子孫無一不好事者此寺當日盛矣

### 書贈何聖可

歲云暮矣風雨凄然紙窗竹室燈火青熒輒於此聞得少佳趣今分一半寄與黃岡何聖可若欲同享須擇佳客若非其人當立遣人去追索也

### 書雪

黃州今年大雪盈尺吾方種麥東坡得此固我所

身城全集卷之十一  
喜但舍外無薪米者亦爲之耿耿不寐悲夫

書田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稻田以充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時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耶

書蜀公約鄰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藜笠放浪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若人久放浪不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

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書浮玉買田

浮玉老師元公欲爲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而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耶

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

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

贈別王文甫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而髯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車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隩尾高丘以望之

髯見舟及武昌乃還爾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屆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此而後期不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者浮屠不三宿桑下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

再書贈王文甫

昨日大風欲去而不可今日無風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欲我去者當使風水與我意會如此便當作留客過歲準備也

跋太虛辯才廬山題名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某與大覺禪師別十九年矣禪師脫屣當世雲棲海上謂不復見記乃爾拳拳耶撫卷太息欲一見之恐不可復得會與參寥師自廬山之陽並出而東所至皆禪師舊迹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復書太虛與辯才題名之後以遺參寥太虛今年三十六參寥四十二某四十九辯才七十四禪師七十六矣此吾五人者當復相從乎生者可以一笑死者可以一歎也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  
兩中書

### 泗岸喜題

謫居黃州五年今日離泗州北行岸上聞騾馱聲空籠意亦欣然蓋不聞此聲久矣韓退之詩云照壁喜見蝎此語真不虛也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豈魚鳥之性終安於江湖耶元豐八年正月四日書

### 書遺蔡允元

僕閒居六年復出從仕自六月被命今始至淮上大風三日不得渡故人蔡允元來船中相別允元眷眷不忍歸而僕遲回不發意甚願來日復風坐客皆云東坡赴官之意殆似小兒遷延避學愛其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語切類故書之以遺允元爲他日歸休一笑

蓬萊閣記所見

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黑  
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

書魯直浴室題名後

并魯直題

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畫達麼以來六祖師人物皆  
絕妙其山川花木羽毛孟諸物畫工能知之至  
於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者  
未易爲俗人言也此壁列於冠蓋之區而湮伏不  
聞者數十年晚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不繫於

世道興衰亦有數如此等井泉甘寒汶師常不落  
第二陳季常林下士也寓棊簾於此蘇子瞻范子  
功數來從故予過門必稅駕焉元祐三年魯直題  
後五百歲浴室丘墟六祖變滅蘇范黃陳盡爲鬼  
錄而此書獨存當有來者會予此心拊掌一笑是  
月十五日戊子子瞻書

書請郡

今年吾當請廣陵與子由相別至廣陵逾月遂往  
南郡自南郡請梓州沂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迤  
邐致仕築室種果於眉以須子由之歸而老焉不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知此願遂否言之悵然也

書贈柳仲矩

柳十九仲矩自共城來持太官米作飯食我且言  
百泉之竒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  
矣元祐三年九月十七日

杭州題名

元祐四年十月十七日與曹晦之晁子莊徐得之  
王元直秦少章同來時主僧皆出庭戶寂然徙倚  
久之東坡書

又

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屨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  
相識況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對但有愴  
恨子瞻書

題損之故居

元祐四年十月七日始來損之故居周覽遺迹陶  
元亮云嗟歲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若人猶爾  
況吾儕乎軾書

書贈王元直

王箴字元直小名三老翁小字惇叔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夜與王元直飲酒掇薺菜

東坡全集卷之七十一  
食之甚美頗憶蜀中巢菜悵然久之

又

王十六見惠拍板兩聯意謂僕有歌人不知初無有也然亦有用當陪傅大士唱金剛經頌耳元祐四年十一月四日二鼓

又

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雨微雪予以寒疾在告危坐至夜與王元直飲薑蜜酒一杯醺然徑醉親執鎗匕作齋青鰓羹食之甚美他日歸鄉勿忘此味也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予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絜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書贈張臨溪

吾友張希元有異材使其登時遇合當以功名聞不幸早世其命矣夫元祐七年九月二日行臨溪道中見其子堂來令茲邑問以民事家風凜然希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元爲不亡矣勉之勉之豈常棲枳棘間乎東坡居士書

書贈楊子微

故人楊濟甫之子明字子微不遠數千里來見僕與子由會子由有汝海之行僕亦遷嶺表子微追及僕於陳留留連不忍去欲作濟甫書行役倦甚不果可持是示濟甫此卽書也何必更作子微篤學有文自言知數術云僕必不死嶺表若斯言有徵當爲寫道德經相償此紙所以志也紹聖元年閏四月十八日新英州守蘇軾書

題虔州祥符宮乞籤

冲妙先生李君思聰所製觀妙法像軾以憂患之餘稽首洗心皈命真寂自惟塵緣深重恐此志不遂敢以籤卜得真君第二籤云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執心旣堅固自勵勤修學敬再拜受教書莊子養生主一篇致自勵之意敢有廢墜真聖殛之紹聖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東坡居士南遷至虔與王崑翁同謁祥符宮拜九天採訪使者堂下觀觀妙法像實聞此言

題廣州清遠峽山寺

軾與幼子過同游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恨溪水太峻當少留之若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閘瀦爲澄潭使人過閘上雷吼雪濺爲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爲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

### 題壽聖寺

蜀人蘇軾子瞻南遷幼子過同游壽聖寺遇隱者石君汝礪器之話羅浮之勝至暮乃去

### 書卓錫泉

予頃自汴入淮泛江泝峽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

既至覺井水腥澀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水之甘於井也審矣今來嶺外自揚子始飲江水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益勝今游羅浮酌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峽水又在其下矣嶺外唯惠人喜鬪茶此水不虛出也紹聖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書

### 書天慶觀壁

東坡飲酒此室進士許毅甫自五羊來邂逅一杯而別

東坡全集卷之七十一  
題羅浮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于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入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冲虚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李道玄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遺屣軒望麻姑峯方飲酒進士許毅來遊呼與飲既醉還

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山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憇花光寺從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王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虚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記游白水崑

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縋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俛仰度

數谷至江上月出繫棹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  
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頽然不復能寐  
書以付過

記與舟師夜坐

紹聖二年正月初五日與成都舟闍黎夜坐飢甚  
家人煮雞腸菜羹甚美綠是與舟談不二法舟請  
記之其語則不可記非不可記蓋不暇記也

題白水山

紹聖二年三月四日詹使君邀予遊白水山佛迹  
寺浴于湯泉風于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  
出山肩輿節行觀山且與客語晚休于荔浦之上  
曳杖竹陰之下時荔子纍纍如芡實矣父老指以  
告予曰是可食公能携酒復來意欣然許之同游  
者柯常林并王原賴仙芝詹使君名範予蓋蘇軾  
也

題嘉祐寺壁

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軾始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松  
風亭杖屨所及鷄犬皆相識明年三月遷于合江  
之行館得江樓廓徹之觀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  
見所欣戚也嶠南嶺北亦何以異此虔州鶴田處



東坡居士書  
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訪予於此留七十日而去

記游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如何得是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心若掛鈎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兩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恁麼時也不妨熟歇

記朝斗

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請羅浮道

士鄧守安拜奠北斗真君將奠雨作已而清風肅然雲氣解駁月星皆現魁杓明爽徹奠陰雨如初謹拜手稽首而記其事東坡居士蘇軾書

題棲禪院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旦視院東南有巨人跡五是月九日蘇軾與男過來觀

題合江樓

青天孤月故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綴乃是居心不淨者常欲滓穢太清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接几席之上而有葵苒敗屋七八間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者奔避不暇豈無寸  
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爲人眼中沙乎紹聖二  
年九月五日

名容安亭

陶靖節云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  
作小亭以名之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

書北極靈籤

東坡居士遷于海南憂患不已戊寅九月晦游天  
慶觀謁北極真聖探靈籤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  
其詞曰道以信爲合法以智爲先三者不相離壽

命已得延覽之悚然若有所得敬書而藏之以無  
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離之意古之真人未有不  
以信入者子思曰自誠而明謂之性此之謂也孟  
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守法而不智則天下之  
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疑法不患不立患不活  
以信合道則道疑以智先法則法活道疑而法活  
雖度世可也況乃延壽命乎

書筮

戊寅九月十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  
周易筮之遇渙之內三爻初六變爲中孚其繇曰

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爲益其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益之六三變爲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有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貞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

### 書謗

吾昔謫居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賀長吉死時事以上帝召也時先帝亦聞其言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曰

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言之今日有從廣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去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宮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且曰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耳

### 書海南風土

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爲甚夏秋之交

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  
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  
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吾  
嘗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  
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豈足道哉彼  
愚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蠶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  
而已一呼之溫一吸之涼相續無有間斷雖長生  
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隙人則顧塞其竇  
豈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雨不止顧視幃帳  
有白蟻升餘皆已腐爛感嘆不已信手書時歲

歲也

書上元夜游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  
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  
歷小巷民夷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  
掩關熟睡已再甦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過問先  
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  
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書城北放魚

儋耳魚者漁于城南之陂得鯽二十一尾求售於

東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買放之乃以木盎養魚  
昇至城北淪江之陰吳氏之居浣沙石之下放之  
時吳氏館客陳宗道爲舉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因  
緣說法念佛以度是魚曰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  
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  
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南無寶勝  
如來爾時宗道說法念佛已其魚皆隨波赴谷衆  
會歡喜作禮而退會者六人吳氏之老劉某南海  
符某儋耳何旻潮陽王介石溫陵王懿許琦昇者  
二人吉童奴九元符二年三月丙寅書

書贈劉浙僧

到杭一游龍井謁辯才遺像仍持密雲團爲獻龍  
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  
酌湖上壽星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  
新泉皆甘冷異常當特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總  
師之遺迹見穎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峯塔  
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  
亦可一往元符二年五月十六日東坡居士書

書合浦舟行

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

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  
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艇舟並海卽白石是  
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疎星滿天  
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  
於此乎過子在傍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  
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嘆曰天未喪斯文吾輩  
必濟已而果然

題廉州清樂軒

浮屠不三宿桑下東坡蓋三宿此矣去後仲修使  
君當復念我耶庚辰八月二十四日題

書臨臯亭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于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  
洄重門洞開林巒空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  
以受萬物之備慙愧慙愧

夢南軒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尚早假寐夢歸穀行  
宅遍歷蔬園中已而坐於南軒見庄客數方運土  
塞小池土中得兩蘆菹根客喜食之予取筆作一  
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對脩竹數百野鳥數千  
旣覺惘然思之南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

天華宮

天華宮在羅浮山之西蘇軾曰南漢主建有甘露羽蓋等亭雲華閣中書舍人鍾有章作記初南漢主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去延祥寺西北有兩峰相疊一洞對流可以爲宮訪之得其地又夢金龍起於宮所遂改爲黃龍洞此地卽葛仙西庵至宋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誅服劉氏懼焉將欲潛遁羅浮爲狡兔之穴又命於增江水口鑿濠通山往來山峒倉卒爲航舟之計開寶四年乃始歸命則知劉氏爲寶宮於山間無事則爲臨賞之樂急則爲逋逃之所其計窘矣

名西閣

元豐三年冬至過山陽登西閣時景繁出巡未歸軾方乞歸常州得請春中方當復過此故有閣欲名思之未有佳者蔡廓謨之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似公家不知可否

書贈古氏

古氏南坡脩竹數千竿大者皆七寸圍盛夏不見日蟬鳴鳥呼有山谷氣象竹林之西又有隙地數畝種桃李雜花今年秋冬當作三間一龜頭取雪

堂規模東蔭脩竹西眺江山若果成此遂爲一郡  
之嘉觀也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七十二

雜記 人物

仁祖盛德

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吾仁祖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真宗信李沆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

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餘年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耳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耳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心耶時元祐三年與龍節賜宴尚書省論此是日又見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舉吳育上卽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上愕然卽除西京畱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

仁宗非棄才之主也

英宗惜臣子

英宗皇帝郊祀習儀尚書省賜百官酒食郎官王易知醉飽嘔吐御史前劾失儀已賜赦韓丞相琦以聞帝曰已放罪琦奏故事失儀不以赦原帝曰失儀薄罰也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卒赦之帝愛惜臣子欲曲全其名節者如此士當何以爲報臣軾聞之於歐陽文忠公修云

神宗惡告訐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劫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

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爲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爲法禁行匿名書而賊以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流爲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爲開封尹上殿論賊可減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許之風不可長乃杖而免之子容以爲賊許不干已者告捕而彼失者匿名本不足深過然先帝猶恐長告許之風此可爲忠厚之至然熙寧元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賞以許告捕者此當時小人所爲非先帝本意時

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錄

### 永洛事

張舜民言永洛之役李舜舉徐禧李稷皆在圍中上以手詔賜西人若能全吏士當盡復侵地詔未至而舜舉等已死聖主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矣惜此等不被其賜也哀哉舜舉中官也將死以敗紙半幅書其上云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此賊付一健黠者間走以聞時李稷亦將死書紙後云臣稷千苦萬屈上爲一慟然以見二人之賢不肖也

彭孫諂李憲

方李憲用事時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路至爲執袍帶王中正盛時俞克王令妻執板而歌以侑中正飲若此類不可勝數而彭孫本以劫盜招出氣陵公卿韓持國至詣其第出妓飲酒酒酣慢持國持國不敢對然嘗爲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其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我不太甚乎孫在許下造宅私招逃軍三百人役之予時將乞許觀至郡考其實斬訖乃奏會除潁州而止

范文正諫止朝正

歐陽文忠公撰范文正神道碑載章獻太后臨朝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軾先君奉詔修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質之於文忠公曰文正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爲正耳今日偶與客論此事夜歸乃記之

谿洞蠻神事李師中

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章惇辟入梅山谿洞中說諭其首領見洞主蘇甘家有神畫像被服如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四  
士大夫事之甚嚴問之云此桂府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叩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公師中誠之也誠之嘗爲提刑權桂府耳吾識誠之知其爲一時豪傑也然小人多異議不知夷獠乃爾畏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爾

曹瑋知人料事

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鞬爲三司副使疎決河北囚徒至定州瑋謂鞬曰君相甚貴當爲樞密使然吾昔爲秦州時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貿易

於邊課所獲多少爲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  
吳年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爲國今反以資中原  
所得皆茶綵輕浮之物適足以驕墮吾民今父以  
此殺人茶綵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  
戮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竒偉若德明死此  
子必爲中國患其當君爲樞府之時乎盍自今學  
兵講邊事鞬雖受教蓋亦未必信也其後鞬與張  
觀陳執中在樞密府元昊反楊義上書論土兵事  
上問三人皆不知遂皆罷去鞬之孫爲黃門壻故  
知之

呂公弼招致高麗人

元祐二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爲樞密院禮房檢詳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誠一使契丹於虜帳中見高麗語國主向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先帝始有招來之意樞密使呂公弼因而迎合親書劄子乞招致遂命發運使崔拯遣商人招之天下知罪拯而不知罪公弼如誠一蓋不足道也

黃寔言高麗通北虜

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服折旋俯仰中細觀之其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爲胡孫所弄其言頗有理故爲記之又見淮南提舉黃寔言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鋌夷人皆拆壞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敢慢恐北虜有覘者以爲真爾由是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虜蓋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北虜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爲異時可使牽制北虜豈不悞哉今日又見三佛齊朝貢者所過官吏妓樂紛然郊外而椎髻獸面睢盱船中遂記胡孫弄人語良有理故并書之

范景仁定樂上殿

前日見邸報范景仁乞上殿不知其何爲也近得其姪伯祿書云景仁上殿爲定大樂也景仁本以言新法不便致仕乃以功成治定自薦於樂則新法果便也楊子雲言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諸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以景仁觀之楊雄之言可謂謬矣

張士遜中孔道輔

孔道輔爲御史中丞勘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稱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莫士元通姦利最甚

相程琳道輔旣得其情矣而退傅張士遜不喜道輔欲有以中之上使道輔送劄子中書士遜屏人與語久時臺官納劄子猶得於宰相公廳後也因言公將大用道輔

喜士遜云所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不致此道輔悵然愧而德之不數日上殿遂力救琳上大怒旣貶琳亦黜道輔交州道輔知爲士遜所賣感憤得疾死中路元祐三年五月三日聞之蘇子容

杜正獻焚聖語

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郡當具所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

之翰除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其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終始者蓋難也

### 蔡延慶追服母喪

蔡延慶所生母亡不爲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爲臺所彈迺乞追服迺知蠲筐蟬綉不獨成人之喪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迺得之奉養三年而母亡壽昌至毀焉善人惡人相去迺爾遠耶予謫居於黃而壽昌爲鄂守與予往還甚熟予爲譏梁武懺引者也

### 王欽若沮李士衡

李士衡之父壹豪恣不法誅死士衡方進用王欽若欲言之而未有路會真宗論時文弊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上曰何也曰李士衡父誅死而振爲贈告曰世有顯人上領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 王伯庸知人



余與狄子雅同館北客有以近歲名人墨迹相示者有王伯庸與范希文帖云今將佐除狄張外皆不足用伯庸所謂狄卽先相武襄公張則客省使退夫皆一時名臣亦足以見伯庸之知人也

盛度責錢維演誥詞

盛度錢氏壻而不喜維演蓋邪正不相入也維演建言二后金配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年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追皆權要之子蓋維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人怪度老而筆力不衰或曰度作此詞久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講筵上未出立延和殿廷中時集方論白周種擅議宗廟事蘇子容道此

韓縝酷刑

韓縝爲秦州酷刑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寧逢乳虎莫逢韓王汝玉汝縝字也孫臨最滑稽尤善對或問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應聲曰可怕李金吾天下以爲口實

蜀公不與物同盡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眉皆發蒼黑郁然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九  
如畫也公平生虛心養氣數盡形往而氣血不衰  
故發於外耶范氏多四乳固與人異公又立德如  
此必不與萬物同盡有不可知者矣

### 韓狄盛事

韓魏公在中山狄青爲副總管陳薦爲幕客今魏  
公之子師朴出鎮而青之子詠薦之子厚復踐此  
職亦異事也

### 溫公過人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  
爲未嘗有對人不可言者耳余亦記前輩有言

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言皆可終身守之

### 文忠公相

文忠公嘗語余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如面名動  
天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如面則  
衆所共見唇不着齒余不敢問公不知其何如也

### 張安道比孔北海

王鞏云張安道向渠說子瞻比吾孔北海諸葛孔  
明孔明則吾豈敢北海或似之然不若融之蠢也  
吾謂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操相  
軒輊決非兩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漢室所謂輕於

鴻毛者何名爲蠢哉

宰相不學

王介甫先封舒公後改封荆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也

夾注轎子

施道民爲孫威敏所黥既而復得爲民借兩軍人肩輿而出曾子固見之曰一隻好夾注轎子聞者爲之絕倒

劉貢父戲介甫

上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悞其非也

則又出一言而解釋之是以其學多說嘗與劉貢父食輟筋而問曰孔子不徹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徹薑食將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庚辰二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嘆曰無怪吾愚吾食薑多矣因并貢父言記之以爲後世

君一笑

以利害民

近者余安道孫獻策摧饒州埧噐自監權得提舉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死焉偶讀太平廣記正元五年李白子伯禽爲嘉  
興徐浦下場糶鹽官侮慢廟神以死以此知不肖  
子代不乏人也

### 以樂害民

揚州芍藥爲天下冠蔡延慶爲守始作萬花會用  
花千餘萬枝旣殘諸園又吏因緣爲姦民大病之  
予始至問民疾苦遂首罷之萬花會本洛陽故事  
而人效之以一笑樂爲窮民之害意洛陽之會亦  
必爲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爲洛守始置  
薛貢花識者鄙之此官妾愛君之意也蔡君謨始

加法造小團茶貢之富彥國曰君謨乃爲此耶

### 史經臣兄弟

先友史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先君同舉制策有  
名蜀中世所知沆子凝者其弟也沆才氣絕人而  
薄於德彥輔才不減沆而篤於節義博辯能屬文  
其思子臺賦最善大畧言漢武晉惠天資相去絕  
遠至其惑則漢武與晉惠無異竟不仕年六十卒  
無子先君爲治喪立其同宗子爲後今爲農夫無  
聞於人沆亦無子哀哉

### 徐仲車二反

身城全集卷之十一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王川子此一反也耳贖甚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 張永徽老健

蜀人張宗諤永徽年六十七鬚髮不甚白而精爽緊健超逸澗谷上下如飛此必有所得相逢數日但飲酒嘯歌而已恨不欸曲問其所行方罷官歸陽翟意思豁然非世俗間人也

### 陳輔之不娶

九江陳輔之有於陵仲子之操不娶無子曰我罪人也東坡曰子有猶子乎曰有坡曰魯山道州乃前比也輔之一笑曰賴古多此賢陶彭澤不解事忍飢作此詩意古賢能飽人輔之今爲丹陽南郭人

### 張憨子

黃州故縣張憨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土人所言

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

誦經帖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誦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盃水如何漱得坡云慙愧闍黎會得

記徐仲車語

東坡將別乞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有德以將之故耳

子由幼達

子由之達蓋自幼而然方先君與吾篤好書畫每有所獲真以爲樂唯子由觀之漠然不甚經意

日有先見固宜也

馬正卿守節

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遂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得

李與權節士

李秀才字與權居太學八年未嘗謁一日告爲祭酒所知趙公材求士於祭酒祭酒薦之遂爲公材客可調節士可喜可喜

馬夢得窮

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爲窮之冠卽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爲首

黎子明父子

黎子明之子爲繼母所讒出數月其父年高子幼不給於耕夫婦父子皆有悔意而不能自還予爲買羊沽酒送歸其家爲父子如初庶幾穎谷封人之意

唐允從論青苗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唐氏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荅曰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日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工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子雲過余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政謂允從輩耶

黎檬子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吾故人黎錞字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忠公  
喜之然爲人質木遲緩劉貢父戲之爲黎椽子以  
謂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一日聯騎出聞  
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  
所居有此木霜實纍纍然二君皆已爲鬼錄坐念  
故友之風味豈可復見劉固不泯於世者黎亦能  
文守道不苟隨者也

本秀二僧

稷下之盛胎驪山之禍太學三萬人噓枯吹生亦  
兆黨錮之寃今吾聞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區區奔  
走王公汎汎都邑安有而不辭殆非浮屠氏之福  
也

朱照僧

朱氏子名照僧少喪父與其母皆願出家禮僧守  
素守素參寥弟子也照僧九歲舉止如成人誦予  
赤壁二賦鏘然鸞鶴聲也不出十年名冠東南此  
參寥法孫東坡門僧也

鍾守素

參寥行者鍾守素事參寥有年未嘗見過失僕常  
默察其所爲似有意於慕高遠者參寥言秦太虛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有意爲率交游間三十人每人十千買祠部牒令  
得出家此亦善緣僕旣隨喜然參寥不善干人故  
書此以付守素

妙摠

以下書贈惠誠

妙摠師參寥子與予友二十餘年矣世所知獨其  
詩文所不知者蓋多於詩文也獨好面折人過失  
然人知其無心如虛舟之觸物蓋未嘗有怒者

維琳

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  
有約後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康  
祖師之約當於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  
有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  
大定矣

圓照

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  
十餘年矣無一念須有作相自辯才歸寂道俗皆  
宗之

秀州長老

秀州本覺寺一長老少蓋有名進士自文字言語  
悟入至今以筆研作佛事所與游皆一時文人

楚明

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雲寺杭人憂之曰本去則淨慈衆散矣余乃以明嗣事衆不散加多益千餘人

仲殊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辭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予以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游

守欽

蘇州定惠長老守欽予初不識比至惠州欽使侍者卓契順來問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此僧清逸超絕語有璨忍之通而無島可之寒予往來三吳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

思義

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綜練世事高麗非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佛法詞辯鋒起夷僧莫能測又具得其情以告蓋其才有過人者

聞復

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雄逸變態

放而不流其爲人稱其詩

可久清順

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二閣梨皆予監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食僅足而久幾於不足也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尚健否

法穎

法穎沙彌參寥子之法孫也七八歲事師如成人上元夜予作樂於寺穎坐一夫肩上予謂曰出家兒亦看燈耶穎愀然變色若無所容啼呼求去自爾不復出嬉游今六七年矣後當嗣參寥者

惠誠

予在惠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惠誠來謂曰明日當還浙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荅之獨念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授惠誠使歸見之致余意且爲道余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也信筆書紙語無倫次又當尚有漏落者方醉不能詳也紹聖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東坡居士書

書贈榮師

贈監大師顯榮行解俱高得數日相從殊慰所懷  
記卓契順荅問

蘇臺定慧院靜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涉嶺海侯  
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什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  
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擔勢緩步而去

僧自欺

僧謂酒般若湯謂魚水櫻花謂鷄攢籬菜竟無所  
益但自欺而已世常笑之然人有爲不義而文之  
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俗士自患食肉欲結十齋  
社長老聞之欣然曰老僧願與一名

記焦山長老荅問

東坡居士醉後單衫遊招隱旣醒着衫而歸問人

衆云適來醉漢向甚處去衆無荅明日舉以問焦  
山焦山叉手而立

記參寥龍丘荅問

慈湖程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布懸  
如風中雪如羣鶴舞參寥問主人乞此地養老士  
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丘子欲作庫  
頭參寥不納曰待汝一口吸盡此水卽令汝作龍  
丘子無對

記石塔長老荅問

石塔來別居士居士云經過草草不見石塔塔起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立云遮箇是塼浮圖和居士云有縫塔云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記南華長老荅問

居士着衲衣因見客着公服次謂南華曰裏面着衲衣外面着公服大似厄良爲賤華曰外護也少不得居士曰言中有響華曰靈山囑付不得忘却

書別姜君

元符己卯閏九月瓊守姜君來儋耳日與予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一詩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遣日獨此二事日相

往還耳二十一日書

書別子開

子開將往河北相渡河寧以冬至前一日被旨過節遂行僕以節日來賀且別之留飲數盞頽然竟醉案上有此佳紙故爲作草露書數紙遲其北還則又春矣當爲我置酒蟹山藥桃杏是時當復從公飲也

夢韓魏公

夜夢登合江樓月色如水魏公跨鶴來日被命同領劇曹故來相報比歸中原當不久也

記神清洞事以下俱異事

曹煥遊嵩山中途遇道士盤礴石上揖曰汝非蘇轍之婿曹煥乎顧其侶曰何人曰老劉道士寓此未嘗與人語道士曰蘇軾歐陽永叔門人也汝以永叔為何等人煥曰文章忠義為天下第一道士曰汝所知者如是而已我永叔同年也此袍得之永叔蓋嘗敝而不補未嘗垢而洗也近得書甚安汝豈不知神清洞乎汝與我以某年某月某日同集某處我當以某年月日化於石上復坐不復語煥亦行入山果如期化於石上

空冢小兒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未幾迫於饑困不能皆全棄之道左空冢中而去歲定歸鄉過此塚欲收其骨則見尚活肥健愈於未棄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塚中空無有唯有一竅滑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見在塚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求小兒醫張荆筐張曰物之有靈者能蟄燕蛇蝦之類是也能蟄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

千歲蝦蟇也法不當與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必  
得道父喜携去今不知所在張與予言蓋嘉祐六  
年

### 太白山神

吾昔爲扶風從事歲大旱諭父老境內可禱者云  
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卿  
爲守奏封山神爲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  
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書要會看云天寶十四年方  
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  
獲詔封山神爲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說  
者卽告太守遣使祝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  
瓶取湫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髮鬢  
若有所見遂大雨二日歲大熟吾作奏檢具言其  
狀詔封爲明應公吾復爲文記之且修其廟祀之  
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  
也是歲嘉祐七年

### 華陰老嫗

眉之彭山進士宋籌者與故叅知政事孫抃夢得  
同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有牌堠云毛  
女峰者見一老嫗坐堠下髻如雪而無寒色時道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迹與宋相去數百步宋先過之未怪其異而莫之顧獨孫畱連與語有數百錢掛鞍盡以予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

### 猪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魚

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之意余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魚當復見已而魚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舊爲靈異青神人朱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壘而負琴邀至室文及辭以父病不可畱而其人苦畱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殺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者文及亦不免矣泉在石仏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 池魚自達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眉州人任達爲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池以埽瓮四周皆有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晴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涌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爲蛟龍所取此殆是耳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意精意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耳

### 費孝先卦影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游青城山訪老人村壤其一竹床孝先謝不敏且欲償之老人笑曰子視其上字字云此床以某年某月造某年某月爲孝先所壞自其數耳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畱師事之老人授以軌甲卦影之術前此未有知此學者也後五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不遠千里以金錢求其卦影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真僞特未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世知卦影所自

### 幸思順服盜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酤酒江州人無賢愚

皆喜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喜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掠於蘄黃間群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卽給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嘆曰吾儕何爲劫幸老所親哉歛所劫還之且戒曰見幸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

### 王平甫夢靈芝宮

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之至海上見海水中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

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邀平甫欲與之俱往言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它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鍾鳴平甫頗自負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鍾來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信然乎當以兆我是夕莫莫若有聲音接於人者其家復卜以錢卜之曰往靈芝宮其果然乎卜曰然昔有人至海上蓬萊見樓臺中有待樂天之室樂天自爲詩以識其事與平甫之夢寔相似蓋二人者皆天才

逸發則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物理皆有之而不可窮也其家哭請書其事故爲之書以慰其思

### 廣利王召

余嘗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竭明予被褐草履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精宮殿也其下驪珠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珊瑚琥珀不知幾多也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余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真人南溟夫人造焉出絳綃丈餘命余題詩余賦曰天地雖虛廓惟海

爲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虹燄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世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迎看咸稱妙獨旁一冠簪者謂之豔相公進言客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退而歎曰到處被相公廝壞

### 記授真一酒法

予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已三鼓月色如霜有衣枕椰葉手攜斗酒丰神英發如呂洞賓者曰子嘗真一酒乎就坐各飲數杯擊節高歌合江

樓下風振水涌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予乃真一  
法及修養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既別恍然

### 夢彌勒殿

僕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湖上有大殿三重其東一  
殿題其額云彌勒下生夢中云是僕昔年所書衆  
僧住來行道大半相識辯才海月皆在相見驚喜  
僕散衫策杖謝諸人曰夢中來游不及冠帶既覺  
忘之明日得芝上人信乃復理前夢因書以寄之

### 應夢羅漢

僕往岐亭宿於團風夢一僧敗面流血若有所訴  
明日至岐亭以語陳慥季常皆莫曉其故僕與慥  
入山中道左有廟中神像之側有古塑阿羅漢一  
軀儀狀甚偉而面目爲人所壞僕尚未覺而慥忽  
悟曰此豈夢中得乎乃載以歸使僧繼蓮命工完  
新遂寘之安國院左龍右虎蓋第五尊者也

### 仙姑問荅

僕嘗問三姑是神耶仙耶三姑曰曼卿之徒也欲  
求其事爲作傳三姑曰妾本壽陽人姓名媚字  
麗卿父爲廛民教妾曰汝生而有異它日必貴於  
人遂送妾於州人李志處修學不月餘博通九經

父卒母遂嫁妾與一伶人亦不旬日洞曉五音時  
刺史誣執良人置之囹圄遂強取妾爲侍妾不歲  
餘夫人側目遂令左右擒妾投於廁中幸遇天符  
使者過見此事奏之上帝上帝勅送冥司理直其  
事遂令妾於人間主管人局余問云甚時人三姑  
云唐時人又問名甚三姑云見有一所主不敢言  
其名又問刺史後爲甚官三姑云後入相又問甚  
帝代時人姑云則天時又問上天旣爲三姑理直  
其事夫人後得甚罪三姑云罰爲下等三姑因以  
啓謝云學士刀筆冠天下文章爛寰宇身之品秩

命之本常朝野共矜而不能畱連皇王懷念而未  
嘗引拔暫居小郡寔屈大賢如賤妾者主之愛而  
共憎事之臨而無避罪於非辜之地生無有影之  
門賴上天之宥情使微軀之獲保何期有辱朝從  
下降寒門罪宜千誅事在不赦維持陰福以報大  
恩又問云某欲棄仕路作一黃州百姓可否三姑  
戲贈一絕云朝廷方欲強搜羅肯使賢侯此地歌  
只待修成雲路穩皇書一紙下天河又問余欲置  
一庄不知如何三姑云學士功名立身何患置一  
庄不得又云道路無兩頭學士甚處下脚再贈一

東坡全集卷之七十一  
三九  
絕云蜀國先生道路長不曾插手細思量枯魚尚有神仙去自是凡心未滅亡又謝臘茶詩云陸羽茶經一品香當初親受向明王如今復有蘇夫子分我花盆美味嘗又謝張承議惠香云南方寶木出名香百和修來入供堂賤妾因知難負荷爲君祝頌達天皇又贈世人云贈君一術眇生辰不用操心向不平隱賄隱財終是妄謾天謾地更關情花藏芳蘂春風密龍臥深潭霹靂驚莫向人前誇巧佞蒼天終是有神明又贈主奉職云平生有幸得良妻此日同舟共濟時蜀國乃爲君分野思余

自此有前期又爲琴歌云七絃品弄仙人有  
世人輕插手一聲欲斷萬里雲山林鬼魅東西走  
况有離人不忍聽纔到商音淚漸傾鴈柱何須誇  
鄭聲古風自是天地情伯牙死後無人知君侯手  
下分巧竒月明來伴青松陰露齒笑彈風生衣山  
神不敢隱蹤跡笑向山陰懼傷擊一曲未終風入  
松玉女驚飛來住側勸君休盡指下功引起相思  
千萬滴

### 王翊救鹿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

東坡全集卷之七十一  
人爲人所歐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  
偶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中幾瘡翊發悟  
以數千錢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  
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  
熟而絕大獨在木杪迺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  
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人  
迺嚼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不復  
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 黃鄂之風

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

中浸殺之江南尤甚聞之不忍會故人朱壽昌  
叔守鄂州迺以書遺之俾立賞罰以變此風黃之  
士古耕道雖椎魯無它長然頗誠實喜爲善乃使  
率黃人之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  
道掌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蓮書其出  
入訪閭里田野有貧甚不舉子者輒少遺之若歲  
活得百箇小兒亦閑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出  
十千

### 陳昱再生

今年三月有中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初見

壁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爲人乃其亡姊也携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傍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爲烏鵲所啗姊曰此補網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聞下吏追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諸曹檢已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更此一報身卽不同矣意謂當超也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旣蘇周果死

徐問真從歐公游

道人徐問真言濰州人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鮮魚以指爲鍼以土爲藥治病良有神驗歐陽文忠公爲青州問真來從公游久之乃云聞公政仕復來汝南公常館之使伯和父兄弟爲之主公嘗有足病狀少異莫能喻問真教公吸氣血自踵至頂公用其言病輒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畱之不可曰



東坡全集卷之七十一  
三十三  
我友罪我與公卿游我不敢復留公使人送之果有鐵冠丈夫長八尺許立道周俟之問真出城雇村童使持藥笥行數里童告之求去問真於髮中出一瓢如棗大再三覆之掌中得酒蒲栲者二以飲童子良酒也自爾不知其存亡童子竟發狂亦莫知所終過汝陰見公具言如此其後予貶黃州而黃岡縣令周孝孫暴得重膹病某以問真口訣授之七日而愈元祐六年二十日與叔弼父季默父夜坐話其事有甚異者不欲書之

### 道士鍛鉄

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入者長大醜黑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造妖何爲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費用匱乏不得不爾罵者怒少解曰須錢不難何至作此乃取釜竈杵臼之類得百餘斤以少藥鍛皆爲銀乃去後數十年道士復見此人從一老道士鬚髮如雪騎白騾此人腰補一鞭從其後道士遙望叩頭欲從之此人指老道士且搖手作驚畏狀去如飛少頃不見

### 金剛經報

蔣仲父聞之於孫景修近歲有人鑿山取銀鑛至

深處聞有人誦經聲發之得一人云吾亦取鑛者以窟壞不能出居此不記年平生誦金剛經嘗以經自隨每有饑渴之心則若有人自腋下以餅遺之殆此經變現也道家守一若飢則一與之糧渴一與之漿此人於經中豈得所謂一者乎

### 師續夢經

宣德郎廣陵郡王院大小學教授眉山任伯雨德翁喪其母呂夫人之十四日號擗稍間欲從事於佛或勸誦金光明經且言世所傳本多謾惟咸平六年刊行者最爲善本又備載張居道再生事德

翁欲訪此本而不可得苦寢柩前而外甥進士師續假寐其側忽驚覺曰吾夢至相國寺東門有鬻糟薑者云有此經夢中問曰非咸平六年本乎曰然此殆非夢也德翁大驚即使續以夢求之而獲覩鬻糟薑者之狀則夢中所見也德翁舟行扶柩歸葬於蜀某方貶嶺外偶弔德翁楚泗間乃爲記之紹聖元年同郡蘇某記

### 廣州女仙

予頃在都下有傳李太白詩者其畧曰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非世人語也蓋有見太白於酒

肆中而得此詩者神仙之有無真不可以意度也  
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  
降其室自言女仙也賦詩立成有超逸絕塵語或  
以其託於箕箒如世所謂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  
語非紫姑神所能至人有人獄鬼群鳥獸者託於  
箕箒豈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客多與賢士大夫遊  
其必有以致之也歟

### 鬼附語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  
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理皆  
非也意有其鬼能爲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觀其  
妻於已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既行而  
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忽聞空中聲真其夫  
也曰吾已死以爲不信金釵在某所妻取得之遂  
發喪其後夫歸妻迺反以爲鬼也

### 石普嗜殺

石普好殺人以殺爲娛未嘗知慙悔也醉中縛一  
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  
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久之普病見奴爲祟自  
以爲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作普亦愈

陳太初尸解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予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有得道者曰陳太初問其詳則吾與同學者也前年惟忠又見予於惠州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旦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寂師道使卒昇往野外焚之卒罵

何物道士使我正旦昇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跌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煙焰上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

黃僕射得道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仕南漢官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家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事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遂投筆徑去不可留

子歸問其狀貍孫云似影堂老人也連人相傳如此其後頗有祿仕者

### 僧伽同行

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云世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有何國予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來且弔予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荅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予以謂事孰非前定者不待夢而  
知然予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 壽禪師放生

錢塘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輒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爲放生之用事發坐死領赴市矣吳越錢王使人視之若悲懼如常人卽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淡然無異色迺捨之遂出家得法眼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迺現市曹以度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上走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竄逐海上去此地稍近當此證阿羅漢

果

處子再生

戊寅十月予在儋耳聞城西民處子病死兩日復生予與進士何旻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簾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言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殮及數子

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鉢入門者繫者皆爭取其鉢僧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擎跽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送還送者以手擘墻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者邪書之以爲世戒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七十二



夏坊全集卷之二  
三六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七十三

雜記

修煉

朱元經爐藥

光州有朱元經道人者百許歲世多言其有道術  
予來黃州本欲一過之旣而不果到黃未久遂聞  
其死故人曹九章適爲光守遂與棺歛葬之亦無  
他異但有藥金銀及藥甚多郡中爭欲分買其藥  
曹不許悉封付有司余以書語曹他日或爲貪者  
所盜換不若以聞於朝廷入秘府爲嘉也不知曹  
能用否黃金可成本非虛語然須視金如土者乃



國家圖書館藏

卷之七十三



能得之

### 異人有無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如趙抱一徐登張無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甚衆然卒亦病死時中風搖榻但實能黃白有餘藥藥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人而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異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過而好事者綴飾之耶

### 大還丹訣

凡物皆有英華軼於形器之外爲人所喜者皆其華也形自若也而不見可喜其華亡也故凡作而爲聲發而爲光流而爲味蓄而爲力浮而爲膏者皆其華也吾有了然常知者存乎其內而不物於物則此六華者苟與吾接必爲吾所取非取之也此了然常知者與是六華者蓋嘗合而生我矣我生之初其所安在此了然常知者苟存乎中則必與是六華者皆處於此矣其凡與吾接者又安得不赴其類而歸其根乎吾方養之以至靜守之以至虛則火自煉之水自伏之升降開闔彼自有數

日月既至自變自成吾預知可也易曰精氣爲物  
遊魂爲變傳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禮曰體魄則  
降志氣在上人不爲是道則了然常知者生爲志  
氣死爲魂神而升于天此六韋者生爲體爲精死  
爲魄爲鬼而降于地其知是道者魂魄合形氣一  
其至者至騎箕尾而爲列星敬之信之密之行  
守之終之元祐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書

### 陽丹陰煉

冬至後齋居常吸鼻液漱煉全甘乃嚥入下丹田  
以三十蕘器皆有蓋溺其中已隨手蓋之書識其  
上自一至三十置淨室選謹朴者掌之滿三十日  
開視其上當結細砂如浮蟻狀或黃或赤密取細  
研棗肉爲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不限數三五  
日內取盡夏至後仍依前法采取却候冬至後服  
此名陽丹陰煉須盡絕欲若不絕砂不結

### 陰丹陽煉

首生男子之乳父母皆無疾恙者并養其子善飲  
食之日取其乳一升許少只半升以來可以朱砂  
銀作鼎與匙如無朱砂銀山澤銀亦得慢火熬煉  
不住手攪如淡金色可丸卽丸如桐子大空心酒

吞下亦不限丸數此名陰丹陽煉世人亦知服秋石皆非清淨所結又此陽物也又復經火經火之餘皆其糟粕與燒鹽無異世人亦知服乳乳陰物不經火煉則冷滑而漏精氣此陽丹陰煉陰丹陽煉蓋道士靈智妙用沉機捷法非其人不可輕泄慎之

### 符陵丹砂

爾朱道士晚客於眉山故蜀人多記其事自言受記於師云汝後遇白石浮當飛仙去爾朱雖以此語人亦莫識所謂後去眉山乃客於涪州愛其產丹砂雖瑣碎而皆矢鏃狀瑩徹不雜土石遂止鍊丹數年竟於涪之白石縣仙去乃知師所言不謬吾聞長老道其事甚多然不記其名字可恨也本草言丹砂出符陵而陶隱居云符陵是涪州今無復採者吾聞熟於涪者云採藥者時復得之但時方貴辰錦砂故此不甚採爾讀本草偶記之

### 松氣鍊砂

祥符東封有扈駕軍士晝臥東岳真君觀古松下見松根去地尺餘有補塞處偶以所執兵攻刺之塞者動有物如流火自塞下出逕走入地中軍士

東坡全集卷之七十三  
以語觀中人有老道士拊膺曰吾藏丹砂於是三十年矣方卜日取之因掘地數丈不復見道士悵慨成疾竟死其法用次砂精良者鑿大松腹以松氣煉之自然成丹吾老矣不暇爲此當以山澤銀爲鼎有蓋擇砂之良者二斤以松明根節懸胎煮之置砂餅煎水以補耗滿百日取砂玉槌研七日投熱蜜中通油瓷瓶盛日以銀匕取少許醇酒攪湯飲之當有益也

龍虎鉛汞說

寄子由

人之所以生死未有不自然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必然之道也離爲心坎爲腎心之所然未有不正雖桀跖亦然其所以爲桀跖者以內輕而外重故常行其所不然者爾腎強而溢則有欲念雖堯顏亦然其所以爲堯顏者以內重而外輕故常行其所然者耳由此觀之心之性法而正腎之性淫而邪水火之德固如是也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侮之古之達者未有不知此者也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而肺生之離之物也心動則氣力隨之而作腎溢則精血隨之而流

如火之有烟未有復反於薪者也世之不學道其  
龍常出於水故龍飛而汞輕其虎常出於火故虎  
走而鉛枯此生人之常理也順此者死逆此者仙  
故真人之言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道又曰五  
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  
有隱者教予曰人能正坐瞑目調息握固定心息  
微則徐閉之達摩胎息法亦須閉若如佛  
經待其自止恐汞不能到也雖無所  
念而卓然精明毅然剛烈如火之不可犯息極則  
小通之微則復閉之方其通時亦限一息一  
息歸之已下丹田中也爲之  
惟數以多爲賢以久爲功不過十日則丹田温而

水上行愈久愈温幾至如烹上行如水霧然如雲  
烝于泥丸蓋離者麗也着物而見火之性也吾目  
引於色耳引於聲口引於味鼻引於香火輒隨而  
麗之今吾寂然無所引於外火無所麗則將焉往  
水其所妃也勢必從之坎者陷也物至則受水之  
性也而況其妃乎水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則  
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  
乾旬日之外腦滿而腰足輕方閉息時常卷舌而  
上以舐懸癭雖不能到而意到焉久則能到也如  
是不已則汞下入口方調息時則漱而烹之須滿

口而後嚙若未滿且留口中俟後次也仍以空氣送至下丹田

常以意養之久則化而爲鈔此所謂虎向水中生也此論竒而通妙而簡決爲可信者然吾有大患平生發此志願百十回矣皆繆悠無成意此道非捐軀以赴之剗心以受之盡命以守之不能成也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敗兄弟隔絕父子離散身居蠻夷北歸無日區區世味亦可知矣若復繆悠於此真不如人矣故數日來別發誓願願譬如古人避難窮山或使絕域齧草啖雪彼何人哉已令造一禪榻兩大案明牕之下專欲治此并已作乾

蒸餅百枚自二月一日爲首盡絕人事飢則食此餅不飲湯水不嚼食物細嚼以致津液或飲少酒而已午後畧睡一更便臥三更乃起坐以待旦有日採日有月採月餘時非數息煉陰則行今所謂龍虎訣爾如此百日或有所成不讀書著文且一時閣起以待異日不遊山水除見道人外不接客不會飲無益也深恐易流之性不能終踐此言故先書以報庶幾他日有慙於弟而不敢變也此事大難不知其果然不慙否此書旣以自堅又欲以發弟也卷舌以舐懸癰近得此法初甚秘惜之此

禪家所謂向上一路子手聖不傳人所見如此雖可笑然極有驗也但行之數日間舌下筋急痛當以漸馴致若舌尖果能及懸癰則致華池之水莫捷於此也又言此法名洪爐上一點雪宜自秘之

### 李若之布氣

晉方技傳有幸靈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靈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靈曰物各欲得食牛方食柰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卽如此何用理亂者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靈故有道者也呂猗母皇得痿痺病十餘年靈療之去皇

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夫人起猗曰老人得病十有餘年豈可倉卒令起耶靈曰但試扶起令兩人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扶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對坐爲布氣迨聞腹中如初日所照而溫也若之蓋嘗遇得道異人於華嶽下云

### 侍其公氣術

揚州有武官侍其者偶忘其名官于二廣惡地十餘年終不染瘴面紅盛腰足輕駛年八十九乃死

初不服藥唯用一法每日五更起坐兩掌相鄉熟  
摩湧泉無數以汗出爲度歐陽文忠公不信仙佛  
笑人行氣晚年見之云吾數年來患足氣一痛殆  
不可忍近日有人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去其  
法垂足坐閉目握固縮穀道搖颺兩足如攝氣毬  
狀無數氣極卽少休氣平復爲之日七八得暇卽  
爲之無定時蓋湧泉與腦通閉縮搖颺卽氣上潮  
此乃般運捷法也文忠疾已則廢使其不廢當有  
益至言不煩不可忽也

養生訣 上張安道

近年頗留意養生讀書延問方士多矣其法百  
擇其簡易可行者間或爲之輒有奇驗今此法特  
究其妙乃知神仙長生非虛語爾其効初不甚覺  
但積累百餘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藥其力百倍  
久欲獻之左右其妙處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然  
可道其大畧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其訣如左

每夜以子後三更三四點披衣起只床上擁面東

或南盤足叩齒三十六通握固以兩母指握第三

母指兩手柱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先須閉目

腰腹間也內觀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

念不起自覺出入息調勻卽閉定口鼻



赤腎黑

當更求五藏圖常掛壁上使心中熟識五藏六腑之形狀

次想心爲炎

火光明洞徹入下丹田中待腹滿氣極卽徐出氣

不得令

耳聞候出入息勻調卽以舌接唇齒內外漱煉

津液

若有鼻涕亦須漱煉不嫌其鹹漱煉良久自然甘美此是真氣不可棄之

未得嚥

下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

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卽低頭嚥下以氣送入丹

田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

又依前法爲之凡九閉息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

右手熱摩兩脚心

此涌泉穴上徹頂門氣訣之妙

及臍下腰脊間

皆令熱徹

徐徐摩之微汗出不妨不可喘促

次以兩手摩熨眼耳

耳項皆令極熱仍按捏鼻樑左右五七下梳頭百餘梳而臥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近唯在常久不廢卽有深功且試行

一二十日精神自己不同覺臍下實熱腰脚輕快

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遠但當習閉息使漸

能遲久以脉候之五至爲一息近來閉得漸久每

一閉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

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反爲害慎之

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

無事亦時時閉目內觀漱煉津液嚥之摩熨耳目

東坡全集卷之七十三

以助真氣但清淨專一卽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一念躁二陰險三貪慾公雅量清德無此三疾切謂可學故獻其區區篤信力行他日相見復陳其妙者焉文書口訣多枝詞隱語卒不見下手門路今直指精要可謂至言不煩長生之根本也幸深加寶秘勿使淺妄者窺見以泄至道也

### 寄子由三法

#### 食芡法

吳子野云芡實益溫平爾本不能大益人然俗謂之水硫黃何也人之食芡也必枚齧而細嚼之未

有多嚼而亟嚥者也舌頰唇齒終日嚼嚙而芡無五味腴而不膩足以致上池之水故食芡者能使人華液通流轉相挹注積其力雖過乳石可也以此知人能澹食而徐飽者當有大益吾在黃崗山中見牧羊者必驅之瘠土云草短而有味羊得細嚼則肥而無疾羊猶爾況人乎

#### 胎息法

養生之方以胎息爲本此固不刊之語更無可議但以氣若不閉任其出入則眇綿洸漭無卓然近効待其兀然自住恐終無此期若閉而留之不過

三五十息奔突而出雖有微暖養下丹田益不償於損決非度世之術近日深思似有所得益因看孫真人養生門中第五篇反覆尋究恐是如此其畧曰和神養氣之道當得密室閉戶安床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仰瞑目閉氣於胃鬲間以鴻毛着鼻上而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如此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壽三百六十歲此隣於真人也此一段要訣第且靜心細意字字研究看既云閉氣於胃鬲中令鼻端鴻毛不動則初機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

不閉鼻氣只以意堅守此氣於胃鬲中令出入息似動不動細縕縕如香爐蓋上烟湯瓶甬上氣自在出入無呼吸之者則鴻毛可以不動若心不起念雖過三百息可也仍須一切依此本訣臥而爲之仍須真以鴻毛粘着鼻端以意守氣於胃中遇欲吸時不免微吸及其呼時全不得呼但任其細縕縕微微自出盡氣平則又微吸如此出入元不斷而鴻毛自不動動亦極微覺其微動則又加意制勒之以不動爲度雖云制勒然終不閉至數百息出者少不出者多則內守充盛血脉流通

上下相灌輸而生理備矣兄悟此玄意甚以爲竒恐是夜夜燒香神啓其心自悟自證適值痔疾及熱甚未能力行亦時時小試覺其理不謬更俟疾平天涼稍稍致力續見效當報弟不可謂出意杜撰而輕之也

### 藏丹砂法

抱朴子云古人藏丹砂井中而飲者猶獲上壽今但懸望大丹丹旣不可望又欲學燒而藥物火候皆未必真縱使燒成又畏火毒而不敢服何不趣取且服生丹砂意謂煮過百日者力亦不慢草藥是覆盆子亦神仙所餌百日熬煉草石之氣且相乳入每日五更以井華水服三丸服竟以意送至下丹田心火溫養久之意謂必有絲毫留者積三百餘服恐必有刀圭留丹田致一之道初若眇昧久乃有不可量者兄老大無見解直欲以拙守而致神仙此大可笑亦可取也

吾雖了了見此理而資躁褊害之者衆事不便成子由端靜淳淑使少加意當先我得道得道之日必却度我故書此紙爲異日符信非虛語也紹聖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居士記

學龜息法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飢甚見龜蛇無數每日輒引吭東望吸初日光嚙之其人亦隨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復飢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類皆百數此爲上妙法止於此能復服玉泉使鉛汞具體去仙不遠矣此法甚易知甚易行然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僖耳大貴吾方有絕糧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

記養黃中

元符三年歲庚辰正月朔戊辰是日辰時則丙辰也三辰一戊四土會焉而加丙與庚丙土母而庚其子也土之富未有過於斯時者吾當以斯時肇養黃中之氣過子又欲以此時取薤薑蜜作粥以啖吾終日默坐以守黃中非謫於海外安得此慶耶

單龐二醫

以下俱醫藥

屬有單龐者舉進士不第頗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竒中然未能十

全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驤入侍有間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驤爲朝官而兆死矣爾來黃州鄰邑人龐安常者亦以醫聞其術大類驤而加以鍼術妙絕然患聾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疾甚神此古人所以寄論於目睫也耶驤安常皆不以賄謝爲急又頗博物通古今此所以過人也元豐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爲記之

### 龐安常善醫

蘄州龐安常善醫而曠與人語在紙始能荅東坡笑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非異人而何

### 求醫診脉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實候而太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脉者天下蓋一二數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耳士大夫多秘所患而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

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間有謹愿者雖或因主人之言亦復參以所見兩在而雜治以故藥不效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而求療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者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求之診虛實冷熱先定于中則脉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醫者以意用藥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拖牙爲拖工手汗所漬處割末雜丹砂茯苓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引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爲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盥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餽餘可以已佞舐樊噲之盾可以治怯鯁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矣公遂大笑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記一時談笑之語聊復識

之

### 目忌點濯說

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云目忌點濯目有病當齒便漱珠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叅之治齊治兵當如商鞅之治秦此頗有理退而記之

### 錢子飛施藥

王旂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曰病人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

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救子飛懼遂不施僕以爲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復有效藥有效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假天以禁人耳晉侯之病爲二豎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爲鬼所脅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以傳皮膚能下腹中穢惡在黃州試之病良已今當常以施人

### 憲宗薑茶湯

憲宗賜馬總治泄痢腹痛方以生薑和皮切碎如粟米用一大錢并草茶相等煎服元祐二年文潞



公得此疾百藥不效而余傳此方得愈

### 裕陵偏頭疼方

裕陵傳王荆公偏頭疼方云是禁中秘方用生蘿  
蔔汁一蜺殼注鼻中左痛注右右痛注左或兩鼻  
皆注亦可雖數十年患皆一注而愈荆公與僕言  
之已愈數人矣

### 枳枸湯

眉山有穎臣者長七尺健飲啖侗儻人也忽得消  
渴疾日飲水數斛食倍常而數溺服消渴藥而逾  
年疾日甚自度必死治棺衾囑其子於人蜀有良

醫張立德之子不記其名爲診脉笑曰君幾誤死  
矣取麝香當門子以酒濡之作十許丸取枳枸子  
爲湯飲之遂愈問其故張生言消渴消中皆脾衰  
而腎敗土不能勝水腎決不上泝乃成此疾今診  
穎臣脉熱而腎且衰當由菓實酒過度虛熱在脾  
故飲食兼人而多飲水水既多不得不多溺也非  
消渴也麝香能敗酒瓜果近輒不實而枳枸亦能  
勝酒屋外有此木屋中釀酒不熟以其木爲屋其  
下亦不可釀酒故以此二物爲藥以去酒菓之毒  
也來玉云枳枸來巢枳音俱里切枸音矩以其實

如鳥乳故能來巢今俗訛謂之雞柎子亦謂之癩漢指頭蓋取其似也嚼之如乳小兒喜食之

### 服生薑法

予昔監郡錢塘游淨慈寺衆中有僧號聰藥王年八十餘顏如渥丹目光炯然問其所能蓋訴脉知吉凶如智緣者自言服生薑四十年故不老云薑能健脾溫腎活血益氣其法取生薑之無筋滓者然不用子薑錯之并皮裂取汁貯器中久之澄去其上黃而清者取其下白而濃者陰乾刮取如麵謂之薑乳以蒸餅或餅搜和丸如桐子以酒或鹽米湯吞數十粒或取末置酒食茶飲中食之皆可聰云山僧孤貧無力治此正爾和皮嚼爛以溫水嚥之耳初固辣稍久則否今但覺甘美而已

### 服葳靈仙法

服葳靈仙有二法其一淨洗陰乾搗羅爲末酒浸牛膝末或蜜丸或爲散酒調牛膝之多少視臟腑之虛實而增減之此眉山一親知患脚氣至重依此服半年遂永除其一法取此藥麤細得中者寸截之七十予作一貼每歲作三百六十貼置床頭五更初面東細嚼一貼候津液滿口嚥下此牢山

一僧年百餘歲上下山如飛云得此藥方二法皆以得真爲要真者有五驗一味極苦二色深翠三折之脆而不紉四折之有微塵如胡黃連狀五斷處有白暈謂之鵠鵠眼無此五驗則藁本根之細者耳又須忌茶以槐角皂角牙之嫩者依造草茶法作或只取外臺秘要代茶飲子方常合服乃可

### 服茯苓法

茯苓自是神仙上藥祖其中有赤筋脉若不能去服久不利人眼或使人眼小當削去皮斫爲方寸塊銀石器中清水煮以酥軟解散爲度入細布袋中以冷水揉搜如作葛粉狀澄取粉而筋脉留袋中棄去不用用其粉以蜜和如濕香狀蒸過食之尤佳胡麻但取純黑脂麻九蒸九暴入水爛研濾取白汁銀石器中熬如作杏酪湯更入去皮核爛研棗肉與茯苓粉一處搜和食之尤奇

### 服地黃法

肥嫩地黃一二寸截去薄紙裹兩頭以生豬腦塗其膚周匝置小槃中掛通風處十餘日自乾抖數之出細黃粉其膚獨一一如鵝管狀其粉沸湯點或謂之金粉湯

真人着灸法

端午日未出艾中以意求似人者輒擷之以灸殊有效幼時見一書中云爾忘其爲何書也艾未有真似人者於明暗間苟以意命之而已萬法皆妄無一真者在何疑焉

井華水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潑茶煮藥皆美而有益正爾食之不輟可以長生其次井泉甘冷者皆良藥也乾以九二化坤之六二爲坎故天一爲水吾聞之道士人能服井華其効與石硫黃鍾乳等非其人亦能發背腦爲疽蓋嘗觀之又分至日取井水儲之有方後七日輒生物如雲母狀道士謂水中金可養鍊爲丹此固嘗見之者此至淺近獨不能爲況所謂玄者乎

治內障眼

本草云熟地黄麥門冬車前子相襍治內障眼有效屢試信然其法細搗羅蜜爲丸如桐子大三藥皆難搗羅和合異常甘香真竒藥也露蜂房蛇蛻皮亂髮各燒灰存性用酒服治瘡口久不合亦大效

治馬肺法

馬肺損鼻中出膿天廐醫所不療云肺藥率用涼冷須食上飲之而肺痛畏草所刺不敢食草若不食飲涼藥是速其死也故不醫有老卒教予以蘆菹根煮糯米爲稠粥入少許阿膠其中啖之馬乃敢食食已用常肺藥入訶梨勒皮飲之涼藥爲訶子所澀於肺上必愈用其言信然

治馬背驥法

僕有一相識能治馬背驥有富家翁買一馬直百餘千以有此病故以四十千得之已而置酒飲人求治之酒未三行而驥已正舉坐大笑其方用良猪湯一味煖令熱一浴其驥隨手卽正不復回良久乃以少冷水洗之此物兼能令馬尾軟細及治尾焦禿頻以洗之不月餘效極神良秘之秘之

天麻煎

世傳四味五兩天麻煎蓋古方本以四時加減世但傳春利耳春肝王多風故倍天麻夏伏陰故倍烏頭秋多利下故倍地榆冬伏陽故倍玄參當須去皮生用治之萬搗烏頭無復毒依此常服不獨去病乃保真延年與仲景八味丸並驅矣

代茶飲子

王燾集外臺秘要有代茶飲子一首云格韻高絕  
惟山居逸人乃當作之予嘗依法治服其利鬲調  
中信如所云而其氣味乃一 煮散耳與茶才無  
干涉薛能詩云麤官與世真拋着賴有詩情合得  
嘗及作烏觜茶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著更誇迺  
知唐人之於茶蓋有河朔脂麻氣也

治痢腹痛法

治痢腹痛用生薑切如粟米大雜茶相對烹并滓  
食之實有竒効又用豆蔻剉作甕子入通明乳香  
少許復以塞之不盡卽用和麩少許裹豆蔻煨熟  
焦黃爲度三物皆爲末仍以茶末對烹之比前方  
益竒

服絹法

醫博張君傳服絹方真神仙上藥也然本以禦寒  
今乃以充服食至寒時當蓋稻子席耳世言着衣  
喫飢今乃喫衣着飢邪

服松脂法

贈水元章

松脂以真定者爲良細布袋盛清水爲沸湯煮浮  
水面者以新罽籬掠取置新水中久煮不出者皆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三  
棄不用入生白茯苓末不製但削去皮搗羅拌勻  
每日早取三錢匕着口中用少熟水攪漱仍以脂  
如常法揩齒畢更啜少熟水嚥之仍漱吐如法能  
堅牢齒駐顏烏髭也

書諸藥法

贈曇秀

右並於孫真人千金方錄出今與孫相去百四十  
餘年陵谷遷易未必一一如其言然猶庶幾可尋  
其髣髴俗士擾擾豈復能究此而山僧逸民或有  
得者自服之耳豈復能見餉哉今因曇秀歸南爲  
錄此數紙恐山中有能哀東坡之流落又不忍  
不死者或能爲致之果爾便以此贈之耳

煉泉耳霜法

泉耳并根苗葉實皆濯去塵土懸陰淨掃洒地上  
燒爲灰澄淋取濃汁泥連二竈煉之俟灰汁耗卽  
旋取旁釜中已袞灰汁益之經一日夜不絕火乃  
漸得霜乾甕瓶盛每服早晚臨睡酒調一錢匕補  
暖去風駐顏不可備言尤治皮膚風令人膚革滑  
淨每淨面及浴取少許如澡豆用尤佳無所忌蘇  
昌圖之父從諫宜州文學家居於邕服此十餘年  
年八十七紅潤輕健蓋專得此藥力也

服黃連法

丙子寒食日寶積長老曇穎言惠州澄海十五指揮使姚歡守把阜民監熙寧中趙熙明知州巡檢姓申者與知監俞懿有隙吏士與監卒忿爭遂告監卒反熙明爲閉衙門出甲付巡檢往討之歡執杖立監門白巡檢以身任監卒不反乞不交鋒巡檢無以奪爲歛兵而止是日微歡惠州幾殆歡今年八十餘以南安軍功遷雄畧指揮使老于廣州須髮不白自言六十歲患癬疥周匝頂踵或教服黃連遂愈久服故髮不白其法以黃連去頭酒浸

一宿焙乾爲末蜜丸如桐子大空心日午臨臥吞二十九

辨漆葉青黏散方

按嘉祐補注本草女萎條注引陳藏器云女萎萎蕤二物同傳陶云同是一物但名異耳下痢方多用女萎而此都無止洩之說疑必非也按女萎蘇又於中品之中出之云主霍亂洩痢腸鳴正與陶注上品女萎相會如此卽二萎功用同矣更非二物蘇乃剩出一條蘇又云女萎與萎蕤不同其萎蕤一名王竹爲葱似竹一名地



節爲有節魏志樊阿傳青黏一名黃芝一名地  
節此卽萎蕤極似偏精本功外主聰明調血氣  
令人強壯和漆爲散主五藏益精去三蟲輕身  
不老變白潤肌膚暖腰脚惟有熱不可服晉嵇  
紹有胷中寒疾每酒後苦唾服之得愈草似竹  
取根花葉陰乾昔華佗入山見仙人服之以告  
樊阿服之百歲

右予少時讀後漢書三國志華佗傳皆云佗弟子  
樊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  
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

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  
餘歲漆葉處所皆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  
魏志注引佗別傳云青黏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  
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陝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  
告佗佗以爲佳輒語阿阿大秘之近者人見阿之  
壽而氣力强盛恠之遂責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  
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而後漢注亦引佗別  
傳同此文但黏字書麩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  
無識此者甚可恨惜吾詳佗文恨惜不識之語乃  
章懷太子賢所云也吾性好服食每以問好事君

子莫有知者紹聖四年九月十三日在昌化軍借  
嘉祐補注本草乃知是女萎喜躍之甚登卽錄之  
但恨陶隱居與蘇恭二論未決恭唐人今本草云  
唐本者皆恭注也詳其所論多立異又殊喜與陶  
公相反幾至於罵者然細考之陶未必非恭未必  
是予以謂隱居精識博物可信當更以問能者若  
青黏便是萎蕤豈不一大慶乎過當錄此以寄子  
由同講求之

### 蒼朮錄

黃州山中蒼朮至多就野買一斤數錢爾此長生  
藥也人以爲易得不復貴重至以熏蚊子此亦可  
爲太息舒州白朮莖葉亦甚相似特華紫爾然至  
難得三百一兩其効止於和胃去游風非神仙上  
藥也

### 海漆錄

吾謫居南海以五月出陸至滕州自滕至儋野花  
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樸檄叢生土人云倒  
粘子花也至儋則已結子馬乳爛紫可食殊甘美  
中有細核嚼之瑟瑟有聲亦頗苦澀童兒食之使  
大便難葉皆白如白輦狀野人夏秋痢下食葉輒

已海南無柿人取其皮剥浸揉搗之得膠以代柿  
蓋愈於柿也吾久苦小便白膠近又大腑滑百藥  
不差取倒黏子嫩葉酒蒸之焙燥爲末以酢糊丸  
日吞百餘二腑皆平復然後知其竒藥也因名之  
曰海漆而私記之以貽好事君子明年子熟當取  
子研濾酒煮爲膏以劑之不復用糊矣

墓頭回草錄

王屋山有異草制百毒能於鬼手奪命故山中人  
謂此草墓頭回蹇葆光託吳遠遊寄來吾聞兵無  
刃蟲無毒皆不可任若阿羅漢永斷三毒此藥遂

無所施邪

益智錄

海南產益智花實皆作長穗而分三節其實熟否  
以候歲之豐歉其下節以候蠶禾中上亦如之大  
凶之歲則皆不實蓋罕有三節並熟者其爲藥治  
氣止水而無益於智智豈求之於藥其得此名者  
豈以知歲邪今日見儋耳黎子雲言候之審矣聊  
復記之以俟後日好事注本草者

蒼耳錄

藥至賤而爲世要用未有若蒼耳者他藥雖賤或

東坡全集卷之七十三  
地有不產惟此藥不問南北夷夏山澤斥鹵泥土沙石但有地則產其花葉根實皆可食食之則如藥治病無毒生熟丸散無適不可愈食愈善乃使人骨髓滿肌如玉長生藥也也療風痺癱緩癰瘡瘡痒不可勝言尤治癭金瘡一名羊負來詩謂之卷耳疏謂之泉耳俗謂之道人頭海南無藥惟此藥生舍下遷客之幸也已卯二月望日書

### 琰草錄

杜甫詩有除琰草一篇今蜀中謂之毛琰毛芒可畏觸之如蜂螫然治風疹擇最先者以此草點之一身皆失去藥背紫者入藥

### 四神丹說

熟地黃玄參當歸羌活各等分列仙傳有山圖者入山採藥折足仙人教服此四物而愈因久服遂度世余以問名醫康師孟大異之云醫家用此多矣然未有專用此四物如此方者師孟遂名之曰四神丹洛下公卿士庶爭餌之百疾皆愈藥性中和可常服大畧補虛益血治風氣亦可名草還丹已卯十一月八日東坡居士儋耳書

### 治暴下法

歐陽文忠公常得暴下國醫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此藥三文一貼甚効公曰吾輩臟腑與市人不同不可服夫人使以國醫藥雜進之一服而愈公召賣者厚遺之求其方久之乃肯傳但用車前子一味爲末米飲下二錢上云此藥利水道而不動氣水道利則清濁分穀藏自止矣

種松法

以下俱草木飲食

十月以後冬至以前松實結熟而未落折取并萼收之竹器中懸之風道未熟則不生過熟則隨風飛去至春初敲取其實以大鐵鎚入荒茅地中數

寸置數粒其中得春雨自生自採實至種皆以不犯手氣爲佳松性至堅悍然始生至脆弱多畏日與牛羊故須荒茅地以茅陰障日若白地當雜大麥數十粒種之賴麥陰乃活須護以棘日使人行視三五年乃成五年之後乃可洗其下枝使高七年之後乃可去其細密者使大大畧如此

四花相似說

荼縻花似通草花桃花似蠟花海棠花似絹花罌粟花似紙花三月十一日會王文甫家衆議評花如此

菱芡桃杏說

今日見提舉陳貽叔云舒州有醫人李惟熙者爲人清妙善論物理云菱芡皆水物菱寒而芡暖者菱開花背日芡開花向日故也又云桃杏花雙人輒殺人者其花本五出六出必雙舊說草木花皆五出惟梔子與雪花六出此殆陰陽之理今桃杏之雙人皆殺人者失常故也木實之蠹者必不沙爛沙爛者必不蠹而能浮不浮者亦殺人余嘗考其理既沙爛散則不能滋養而生蟲瓜至甘而不蠹者以其沙也此雖末事亦理有不可欺者

菊說

夏小正以物爲節如王瓜苦菜之類驗之畧不差而菊有黃花尤不失毫釐近時都下菊品至多皆智者以他草接成不復與時節相應始八月盡十月菊不絕於市亦可怪也

接果說

蜀中人接花果皆用芋膠合其罅予少時頗能之嘗與子由戲用若棟木接李既實不可嚮口無復李味傳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非虛語也芋自是一種不甚堪食名接果

荔枝似江瑤柱說

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實無所似也僕曰荔枝似江瑤柱應者皆憮然昨日見畢仲游僕問杜甫似何人仲游云似司馬遷僕喜而不荅蓋與曩言會也

荔枝龍眼說

閩越人高荔子而下龍眼吾爲評之荔子如食螿蟬大螿斫雪流膏一噉可飽龍眼如食彭越石蠃嚼嚙久之了無所得然酒闌口爽饜飽之餘則啞啄之味石蠃有時勝螿蟬也戲書此紙爲飲流一笑

記汝南檜栢

予來汝南地平無山清潁之外無以娛予者而地近亳社特宜檜栢自拱把而上輒有榘枝細紋治事堂前二栢與薦福兩檜尤爲殊絕孰謂使予安此寂寞而忘歸者非此君子歟

記朱勃論菊

與朱勃遜之會議於潁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駸蔑一言得其爲人予於遜之亦云

記張元方論麥蟲

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丘令米芾有書言縣有蟲食麥葉而不食實適會金部郎中張元方見過云麥豆未嘗有蟲有蟲蓋異事也既食其葉則實自病安有不爲害之理元方因言方蟲爲害有小甲蟲見輒斷其腰而去俗謂之旁不肯前此吾未嘗聞也故錄之

記惠州土芋

岷山之下凶年以蹲鴟爲糧不復疫癘知此物之宜人也本草謂芋土芝云益氣充肌惠州富此物然人食者不免瘡吳遠遊曰此非芋之罪也芋當去皮濕紙包煨之火過熟乃熟噉之則鬆而膩乃能益氣充肌今惠人皆和皮水煮冷啖堅頑少味其發瘡固宜丙子除夜前兩日夜飢甚遠遊煨芋兩枚見啖美甚乃爲書此帖

記嶺南竹

嶺南人當有愧於竹食者竹筍庇者竹瓦載者竹筏爨者竹薪衣者竹皮書者竹紙履者竹鞋真可謂一日不可無此君也耶

記竹雌雄